



今文大篇第十六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雲間錢栢齡立山叅

碑狀

重修延陵季子廟碑

蔣超

介丹陽金壇之交各五十里曰延陵有吳季子廟云自漢及
今廟貌最古民間祈農望歲疾病禱祀遠近至者無虛日君
亦惠風甘雨嘉祐一方野蠶穠穀穹龜大魚充溢於溪田巷
陌之間其民樸而多壽豐財力穡而耻末富酉戌以來老幼
熙娛寂然不見兵革之事君之佑民可謂至矣廟素弘麗亟
修亟壞年來梁桷班剝藩削級彝不能避燥濕修士吳嘉侯

患之安陽吳侯之鎮適宰丹陽捐俸恪首屬嘉侯董其事以君之靈克用有成嘉侯屬予記之欲以修建本末載廟石不可不一至其地孟夏之日乃肅衣冠過舊里溪溜縈注高岡聳抱沸井流珠於石長橋虹貫於前崇宮崎峨傑出雲表仰瞻儀像披袞列劍肅然如生露臺有奉夫子十字碑亭巖巖糾結丹紺耀日修廊蜿然環兩旁者九十餘楹厥後又有讓王樓翼以邑大夫齋宮庖廬無不畢具噫君之靈應與吳侯之勤民嘉侯之好義盡於此矣予嘗思當春秋時志興王室者唯吾夫子耳君爲文武子孫備知三代禮樂又叙次當立以大聖人輔一賢侯足使東周復興生民被澤瞥然高蹈又處人倫骨肉之變此君之大痛亦吾夫子之憂天下之

不幸也雖然自君以讓德顯天下君其教者無智愚貴賤皆知重倫義輕祿位以推梨讓棗爲足欽奪芻攘骨爲可耻由其道可以無爭無爭無刑無兵君所造於後世者豈止療疾苦而禦飢凶也哉以此思愛廟食千萬世可也詩曰粵有太伯國以讓延壽夢象賢曰有季存熠熠吳君惟義之耽腐鼠嚇鵠憫彼鴟頑當周之衰君爲同姓誅亂定王姬不可亡敝筮濁膠不救俗荒句茅之西延陵之里佳城鬱葱穹窿厥祀冥靈蕃育豐年大有溪深魚肥土敦穀阜峩峩素王縞紵遺之赫赫穹碑蛟龍護之公孫嘉侯世奉君廟吳侯善刀登良戢暴旣惠吾民亦謹於神運會適符各滙其源靈堂歲久欒櫨漸傾乃命鼎新嘉侯董成風斤雨斲神輪鬼營鐵石

犀壽髹彩晶瑩乃構元屏用表休尚夷清惠和君聖之讓粒
我蒸民既富且臧孝友睦婣以配神貺

新修至德廟碑

汪琬

閭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蓋吳越武肅王
時始度地創置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崇寧改元制
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
泰伯之神歷世修葺者屢矣既入 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
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 國家令甲餘悉不暇
誰何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蒞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
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祠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
不足則捐俸金若干兩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
若干兩且遣縣丞塗某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事工不知勞
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閣修拱危垣文陛丹堊

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遂以六月之朔齋祓率諸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衆論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勾吳之爲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我泰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爲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倣之尚氣鬪狠舞劔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帶文章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旣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爲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於

鄙耕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旣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於是父子相訛婦姑相諍伯仲相關及其甚也獄訟由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與此我公下車以來所爲日夜有感於吳人者也公蒞政未朞亦旣鋤豪彊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爲吳人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然而悔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矣琬願偕吾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弟子可也衆皆曰善旣退公以書抵堯峰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因并書前言以復公云公諱某字某河南睢州人順

治壬辰進士由某官擢今官章君諱某字某順天宛平人由
某官擢今官於例當附書

大別山禹廟碑

董以寧

漢陽大別山爲漢水入江之處當洪荒時漢水浸淫潰決旁
溢逆流必不能竟趨大別山而大別山以上之地俱不治蓋
漢至大別山固其流之最下者也其源則始于嶓冢而名爲
漾不治則湧于初發爲患于今之鞏昌秦州間漾至東流而
爲西漢水又東流而爲六漢水不治則阻于方行爲患于今
之西河武都間又折而稍西又折而東南過沔縣而別爲潛
不治則潰于中飽爲患于今之南鄭洋鳳間及合沔水東流
入今襄陽府之鄖縣至均州而爲滄浪之水滄浪之水又歷
今光化襄陽宜城安陸至沔陽過三澨而始達于漢陽不治
則自鄖襄至此千數百里之間悉受患何由經大別而與朝
今文大篇十六卷五

宗于海哉余跡未至陝而上自均州下迄漢陽則往來數四見其汪洋浩淼深不可見之處既有建瓴倒瀉之勢而淺處則視沙痕如浪相去以尺則痕高以寸語云十灘高一丈襄陽在天上而襄陽之去岢冢可知也奔濤下赴不有所受之而勢不得安由茲山以入江固禹導漢收功之地乎乃余登茲山上晴川之閣愜焉嘆興追念禹德因見隔江對峙者爲武昌黃鵠山烟波混茫之間兩山若鎖相傳中斷而下連則意前此者山本中橫截漢至禹直鑿山而使出之雖收功之地而經營猶若此之難也則于此而廟祀之猶宜也會總督川湖羅公將新是廟授簡于江夏知縣余族兄某因爲之銘銘曰維天有漢地與之通源于岢冢大于漢中下經茲山江

流會同浩浩其天此將安窮與天地始與天地終誰其似之惟禹神功千秋禋祀茲山之峯以誌明德云何不崇

葛將軍墓碑

楊无咎

有明義民顏佩章等五人葬于武丘山塘之間垂四十年凡天下有志之士過其墓者罔不咨嗟嘆息拜而後去或爲歌詩以弔之而不知五人之先實有一人以啓之也其人爲誰所稱葛將軍者是已將軍名誠吳之織傭也初萬曆間有奄人孫隆者以督織來蒞於吳亦有年矣己亥歲朝廷分遣內臣估權商稅其在於吳懼更設一臣以病我民也則并屬之隆焉參隨黃建節者儉人也隆信愛而任之乃與奸民湯莘等謀私立稅官三十六員於江南四郡之間分龍斷焉約曰凡民之家有一機者自五錢以至於三錢別其大小而征之其所織之帛稅以分數亦如之至負販者流每貨十分而取

其一或以貨易粟者亦如之法旣行吳人爲之罷市行路者皆哭誠乃憤然曰嗟乎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也今不念吾君付託之重乃竭澤而漁焉將使百姓轉於溝壑而靡有子遺耶吾何惜以一身爲萬民請命遂以蕉扇奮臂一呼從者千人時建節方稅一賣瓜者於葑關其始入城也已稅數瓜矣歸而易米四升復稅其一泣反撻之并荷篠而奪之適誠等至遂共擊建節而斃之瓦屑涇時辛丑之六月六日也誠乃誓於衆曰今日之事爲朝廷去民害也若因以爲利則天下其孰能信之聽我約束者從衆咸許諾遂相率而入湯莘等家毀其室聚其橐而焚之有竊一古鼎者誠搏而殺之於是義聲振而從者益衆當事者謀禦之以兵太守朱公不可

曰兵以禦外寇者也我不能去姦而以召亂若又擊之是重其毒也且衆怒難犯其間獨無父兄子弟隸於卒伍者乎若之何其抱薪而救火也乃率僚屬連騎以往召諸人而慰之杖湯莘等而置之獄衆乃悅服誠遂請於太守曰始事者誠也殺人之罪吾願以一人當之幸毋及乃衆也因請就獄太守曰我實不職以至於斯爾民何罪壯士其無辱誠固爲民除害義也殺人抵罪法也無義則亂無法亦亂誠固當死敢望赦乎君若不討請自殺也乃自投於堦下太守不得已乃改其名曰賢而聽之哭而送者萬人其以酒殺致諸獄者日以千計辭之不獲悉以散之他囚四方商人有好義者聚百金以遺之堅却不受曰我罪人也焉用此爲皆再拜以退歸

而祀之江淮之間稱爲將軍而不名至於今因之事聞乃廢
孫隆而并撤諸關之稅四郡以安其稅官之設於雲間晉陵
京口者聞其事而宵遯已而皆獲之咸寘於法越十餘年誠
遇赦以歸新安富商程尚父者寵一麗人而妻虐之慕其義
而贈焉誠受之而弗私歸諸其母而嫁之噫可謂難矣然則
彼五人者非後此而興起者耶誠之沒也後五人者四年其
從子天民告於鄉之賢士大夫爲擇地而葬於五人之右五
人之葬也張太史爲之記而葛氏之墓石闕焉懼其久而莫
之知也今丁未十有二月天民病且亟矣涕泣而告无咎曰
某之得奔奏於尊公之門也實以先叔之故故愛之不啻生
死而肉骨焉聞嘗謂某曰他日吾得志當以爾叔之事聞之

於朝賚之旌恤以爲民之好義者勸嗚呼今其言雖存不可
復得矣吾子善繼述者也倘不忘尊公之志惠及先人而賜
之銘則天民雖死亦瞑目矣敢重以請予悲其意之篤也爲
之序其事而銘之銘曰嗚呼葛君義俠之徒天實生之以佑
我吳明明上帝愛豈不孚匪人奸之民是用痛狐狸塞路猛
虎負嵎奮而擊之不顧其軀揭竿響應黔首率呼跡似作亂
其義則殊殺其蝨賊匪殺不辜歸而待罪誓死不遁帝嘉其
忠是用不誅竟獲考終以歸於墓叶五人爲鄰爾德不孤作
碑於原以激懦夫

蘓州初建于清端公祠堂碑

韓 茨

國家監古王官之伯出大臣以總一方兩江地襟帶東南賦繁重積又間苦兵革休息長養董統齊壹以紓南顧憂恒難慎其人康熙二十年我永寧于公以畿內巡撫特簡來節

制其地公素以清望著威名至是操益厲襍被單車布衣蔬食吏懾望風民悅載路視事二年條教大行絕苞苴止僭濫清獄訟肅軍伍除稂莠安愿良有不便之者流言布聞不恤也以暇興庠序習禮讓數闢書院講學其間俗方彬彬焉天不憖遺奪我壽耆在厥服天子敕功閔勞葬贈有加親製祭文書以賜其家維時兩江數千里百萬生齒保抱携持焞香望哭哀音相屬不絕而我蘓之民彫劫之餘視他郡爲劇

幸衽席於公尤不勝嬰兒中路之悲摧號隕慕久益不忘則相率爲祠以祀公始於康熙丁卯春子來丕作地剪其隙材庀其度工一其力勞歌不興歡成若靈其年之九月也翼翼孔安在上左右旗纛麾幢飛揚盼嚮父老子弟雜肴進蔬惟序惟時而屬其鄉人韓菼文其麗牲之石菼旅進拜謁而言曰公之勞於外也久公之福於民甚溥嘗試言其大者從兩蒼頭招子遺之民俾有政有居公之爲政於羅城也民罹賊慘脫之水火大工大役身服其勞而民不擾公之爲政於合州也削平巨盜以固巖疆公之爲政於黃也會計數百萬之餉不乏軍興而身不名一錢公之爲政於閩也申保甲以清盜藪鋤疆禦以甦民困尤推薦屬吏今左都御史于公府尹

衛公兩公起而活民又無筭公之爲政於畿輔八州也繼自今孰不俎豆公我邦之民卽欲如桐鄉之奉嘗安陽之薦食顧安得而私公焉雖然方公在時中外罔有大小遠邇屋漏衾影莫不有公或相恐曰得母公來乎或又曰將母不來所不到之地猶若或臨之也况其宇下者匹夫匹婦又公平日之所惻然今者黃童白叟襍然而祈賽於一堂固公之家人父子爾庶或享之亦神之志也夫菼旣退而書之石復詩以繫之以嘗迎享送神之曲容歌而薦之其辭曰 帝勤南服寄公安危公獻其身有勞有施維卒不渝孰磷與緇 王言如綉表以素絲滴滴江流曷云其逝肅肅柳荒參差哀吹不言不辭靈往勿亟勿捐我玦或遺我袂吳儂望思廟河之滸

弗敢弘殺取庇風雨匪繖匪堅裁去鳥鼠安公平生蕭然環
堵嘉薦普淖粢醜在堂胼胝我餘不遐降嘗有苦有薇以芼
以湘侑公平生唐園滿腸我社於斯我臘於斯 天子有命
公實來尸曷間存沒神無不之千秋茲土食無我違

江寧重建于清端公祠碑

彭定求

故兩江總制于清端公之薨於位也一時金陵士民悲哀思
慕若失怙恃旣建公祠於天妃宮內用協公之夢兆歲時佑
享罔有不虔越十年所後總制傅公亦薨於位時有爲之立
祠者因追思清端公之舊澤也尤深相率言曰向者祀公於
天妃宮內地猶弗專未足以伸昭報之誠維聚寶門外長干
里之雨花臺枕崇岡臨廣陌拱列峯之明秀帶巨瀆之澄泓
古名臣廟宇聳立於茲者甚著今爲公建專祠莫如斯土爲
宜於是士民踴躍趨事不移時而潰於成軒楹之麗壯儀像
之輝煌堂哉皇哉此以見公感人之誠及人之久有出於自
然而不可強致者矣今夫崇坊輿室土木繁興率皆上焉干

譽下焉貢諛之所爲適足以供指斥者之口生而侈然沒而
寂然且欲其速毀爲快也安望其成之一而再耶又安望其
年往風微而思益未艾耶若公之獨得人心也蓋自我朝
之督撫大臣其廉節表著固莫有先焉者也廉者臣道之根
柢也周官六計弊羣吏統善能敬正法辨而皆冠之以廉非
廉則六者無從出焉而大臣能廉其功自百倍於小臣之廉
以其風厲者多感孚者速故統馭封疆而致頌德懷恩之盛
視夫置塚配社樹碑立廟於一鄉一邑之間者其規模之廣
狹制度之詳簡有不可等量而齊觀者矣恭惟 皇上巡幸
金陵臨軒清問親見民間頌公廉節家戶戶祝近今罕有於
是 錫寵綸畀上謚晉以孤卿之爵延以冑子之官炳炳麟

麟中外喁喁悅服曰 聖天子旌廉令典度越前代萬萬也
宜乎是祠復興日新月盛而致四方和會之衆也古大臣之
歿而見思風流最深且長者莫如諸葛武侯之於蜀所在各
求立廟羊大傳之於襄陽人見峴山之碑而爲之墮淚今公
較之曾無少異雖百世以下猶將過其地述其遺事而感動
興起於不能自己官常於是乎則倣邦本於是乎維持豈淺
眇哉公之冢孫今中丞君時方任監司於省城適觀是祠之
成會卽遷擢去未及徵文以勒諸石茲乃并屬定求識之用
以昭示來者永永無極義故不得復辭銘曰於鑠我 皇眷
顧南疆蓋臣應運挈領維綱滔滔狂瀾樹諸隄防清以表德
端以型方公儀是絜叔敖是埒靡室靡家民乃胥悅挽澆維

淳救文維質躋世唐虞風軌可閱誰嗣聞歌傷如之何罷春
輒米盈江之沱青丘鬱鬱丹楹峩峩弘模再立礪山帶河綿
綿奕世禮祀匪懈非私於公樂只是戴來瞻來依神其如在
凡厥有官視斯遺愛

宋氏先賢祠碑

邵長蘅

商丘宋氏有賢而克大其世者三人其一爲莊敏公公諱纁
明嘉靖間成進士歷官大冢宰逮事穆宗神宗方正嚴毅以
天下風俗爲已任與海忠介瑞陸莊簡光祖耿恭簡定向趙
忠毅南星鄒忠介元標相善數公皆一代名臣江陵枋國時
公不肯俯仰請告歸時爲之語曰南出海瑞北出宋纁其見
重如此起撫保定歷戶部尚書改吏部萬曆十九年薨於邸
賜諡莊敏其功名具載國史公從子諱沾萬曆間以孝廉令
福山公令三年卒官貧不能殮福民歛錢爲治棺喪歸男女
負香幣晝夜哭送者數千人給事孫善吉作墮淚碑記其事
後三十年其追贈制書有曰循吏之德更十世不忘又曰汝

陰神父和寧慈君方斯茂出卽其人可知公位止邑今年未
躋下壽宜達而蹇乃大昌於厥子曰文康公公諱權八歲而
孤二十八成進士崇禎初歷吏兵工給事中伉直敢言事忤
柄臣意出爲山西副使乞終養歸久之起官三遷至順天巡
撫受命甫三日闖賊李自成陷京師賊將畧地至遵化公倉
卒走白羊峪與故總兵唐鈺夜勒兵還襲斬其將黃錠盡復
太平喜峯松棚三屯諸路攻入遵化誅僞官十餘人會王
師入關賊遁公藉所部來歸詔巡撫如故公曰國讐復吾
願畢矣力請解官不許乃抗疏陳三事其一首請議崇禎廟
號疏入得報可士論躋之是歲順治元年也後二年入爲大
學士贊密勿時國家草創公處滿漢間一切持大體用清淨

和平調劑內外海內馴致乂安公有力焉相六年致政歸歸
年餘薨賜諡文康他行能官閥已上狀史館太常及詳碑誌
中故不具列列其槩宋子姓後以國氏起周歷漢唐宋以來
名公巨卿炳烺史書而商丘故闕伯之墟得姓之宗碩大且
蕃實逾他望而推宋氏之賢者必稱三公故其尸祝在畏壘
俎豆在鄉校其家宜有特祠顧闕焉者四十年於茲今中丞
公愨然曰是惟予疚乃倡其弟之子起壘起壻共捐宅一區
直可千餘金撤朽易新斥其前爲門爲廡工費視直而減其
半則中丞公獨肩之倣古同堂異室之制中祀莊敏公左福
山公右文康公遣次君至遄歸董其役已乃進門下士邵長
蘅命文其牲石蘅按古禮諸侯始封與始爲大夫者得爲太

祖廟皆百世不遷鄭注曰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是宗法所
由立也後世宗法雖廢唐宋大臣五品以上皆得立家廟視
官之崇庠而差次其廟數宋司溫公爲文潞公作先廟碑記
規制具班班可考又仁宗時因宰臣宋庠言下兩制集議凡
始得立廟者不祧比始封其子歿別祭於寢惟身當立廟者
乃祔其主議最宜於今亦不悖古明太祖於品官廟制未遑
釐定弘治末修明會典僅撫朱子祠堂制當之闕畧甚矣故
終明之世大臣無家廟而望實崇隆者子孫往往卽其家立
祠蓋今之特祠卽古家廟也中丞公是舉可謂合禮唐宰臣
袁滋旣立廟京師元和間以荆南節度使入朝將作廟碑曰
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乃以屬昌黎韓愈宋氏家世振於袁

而蘅文不逮昌黎遠甚何敢辱中丞公諉却立辭讓者再中
丞公顧執謙循禮滋益堅若忘蘅之爲一介者乃拜手而繫
以詩中丞公名舉於莊敏公爲族曾孫於福山公爲冢孫於
文康公爲宗子今方撫吾吳卓然爲時名臣祠經始於癸酉
年二月落成於十二月其詩曰微子之裔宅是邑商始晦不
顯三世乃昌暨暨莊敏晉斧畿袞迨持八枋陟黜維允福山
旅喪孤嫠有愴叶歷屯而亨發祥文康文康祗祗濟險出否
楚材晉用鈞衡是倚懿哉三賢遺休委祉集於中丞以續以
似闕伯之墟垤澤之陂稽古廟制迺作新祠莛楹閒閒斲之
礪之黜聖有耀唐陳砥而祠成肆祀敢薦嘉筐孝孫之來孝
孫之濟濟濟惻惻拜歷以肘掄膚實鼎飽饕羞豆魚脂羊腓

音
判 鉞俎則有尊罍勺羃盜齊元酒惟是新祠中丞所考叶藉
承麻嘉大燾厥後埴澤之陂闕伯之墟有碑業業奠於龜跌
于百其世勿泐勿渝

諸麟倩先生行狀

嚴允肇

先生諱玄振字以默又字麟倩其先世有聲於杭王父心陽
公父伯茂公俱以文學顯伯茂公尤工詩文喜賓客與董宗
伯其昌陳徵君繼儒相倡和先生生而魁偉莊重又至性純
孝寡笑言澹聲利溫然惟恐傷人方童時出言有章陳徵君
一見歎曰諸氏可謂有子矣伯茂公早世先生與其配程氏
奉侍太孺人張氏甚恭昏且問起居每膳必侍坐床第衣皿
躬灑除滌滌問寒煥所宜適不以纖毫委奴婢太孺人嘗咲
曰吾年七十餘吾子年五十餘乃能爲孺子所爲事耶居無
何程孺人病歿先生哀悼不能出聲或勸之娶不聽曰吾年
未衰老有子二人足以奉高堂歡何娶爲其意誠恐後來者

不若程孺人故也先生有三弟俱幼見愛幸太孺人一飲一餽尤樂與先生共故終太孺人之世未嘗敢出遊或從學之他郡計日卽返於戲人少則慕父母當身在襁褓中飲食啼啖無一不經父母之劬勞鞠育而望其有成立能成立矣又使之讀書明理異博一第以自榮及一旦有室家接賓客頓忘其所自來而綢繆於妻子馳騫於名利所爲服勞奉養晨昏定省者具文而已又其甚者行有不遂不自刻勵而怨且愆其親以爲當然世俗莫有言其非者聞先生之風吾知其當汗發顏赭內慙而不已也先生爲舉業力摹古文不肯徇時好屢試輒第一訓子弟爲文章皆有法度崇禎辛巳歲大稷民無所就食先生首倡諸生條上救荒三策開米禁行改

折設義倉巡按使者善其言悉疏報可行之數月民少甦時荒亂迭承先生目擊時事悲愴傷懷時作爲詩歌以見志已而督學李公介止奇其文拔置異等例當食餼先生愀然曰吾方欲效古人茹芝采薇以自放安能鬱鬱事此耶遂棄諸生去其後遼左佟漚白公巡撫南贛延先生訓其次子甚見優禮隨以母老辭歸比佟移撫兩浙數年不一至門人亦不知與撫軍有舊也家未嘗饒於財然賑人之急惟恐不逮嘗設粥覺苑寺活飢民無筭江上新罹兵火骸骨相枕藉先生首募人埋之六和塔下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爲流涕先生生萬曆戊申二月三日卒康熙甲辰三月十日享年五十有七子二人長九鼎字駿男次匡鼎字虎男與余善歿之明年駿

男兄弟手一編屬允肇曰願有述也余既不獲辭敢綴次行實以俟當世之嫻於文者銘之也

先嫂節烈胡氏行狀

李澄中

先嫂胡氏故遂平令麗明公女孫年十七歸先長兄兄諱敬中字允卿素羸弱爲名諸生喜讀書楷法類文待詔徵明構小室日闔扉伊吾繙古帖亡寒暑聞明崇禎壬午歲將大比二東士兄科試居高等市新書刻日夜讀盡時五月天酷熱竟夕不啟關羸益甚遂病至七月二十七日卒嫂哭之慟三日後更不哭忽盥櫛拜堂下家人咸恠之嫂從容曰新婦不幸失所天無子止一女又襁抱將從死者地下不能復事舅姑幸善自愛他日叔有子爲亡人立嗣歲時奠麥飯足矣語畢家人皆泣下不能止先安人急持之曰勿勿汝有女汝在吾左右如吾兒在其爲我無死嫂曰平時聞人說烈女心輒

歎羨志決矣義不忍棄死者獨生其母管夫人亦痛哭力止之終不聽隣婦聞者咸來聚觀乃出其嫁時衣焚香告柩前顧家人與語我死後含歛勿令男子見已呼其從嫁婢使侍側遂自經一家無大小及隣人婦女莫不號泣驚嘆里達之縣遞上之臺使者將入奏請旌會亂遂寢嗟乎自壬午迄今三十餘年墓木逾拱世之人竟無知者澄中於是垂涕言曰家有烈婦而不顯是余之罪也夫兄歿無嗣嫂垂死以爲言予其敢忘哉將後以澄中子祁祁甫齡未能掃墳墓姑少俟其成立嗚呼傷哉余長兄卒二十五仲兄僅五十四季弟乃以三十二歲死諸兄弟皆早世三四年來相繼淪謝余之墳溝壑蓋亦朝暮不可復知矣故及余之身爲之立後慰逝

者魂魄竝次其事與史氏采焉

今文大篇第十七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仁和王 暉丹麓叅

誌銘 表碣

皇清光祿大夫總督江南江西文武事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諡清端北溟于公墓

誌銘

熊賜履

總制兩江大司馬北溟于公卒于官卒之日金陵人爲之巷哭相率炳香燈祭於寢日幾千百人衙舍至不能容遠近聞之皆輟市如喪其親計聞於朝 天子大震悼給與恩恤有加公卒之三月孤廷翼等將扶襯歸里門卜葬於某所於其

行也謁銘於予予以謂公之清德令望卽海內孰不知之而予又辱公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則銘公者舍予而誰謹按狀公諱成龍字北溟別號于山山西永寧人先世業儒潛德不仕父時煌授鴻臚寺序班居鄉力行孝義有長者之稱生二子公居次公生而莊毅異於凡兒稍長鬚髯如戟卽嘖咲不苟見者憚而敬之性善喫辛苦諸人所不能堪者一處之恬如爲學務敦實行不屑屑詞章之末嘗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做去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識者避之順治丙申公年四十矣以明經謁選授粵西柳州之羅城令羅城在萬山中又屢經兵燹無城郭人民四時毒霧逃天豺虎晝行於市人頗爲公難其行公曰君命也獨不聞義不辭險耶遂跨蹇

驢從二僮僕之任至則滿目荒烟野狼跳嗥而已公坐卧一茅廨以一蒼頭執爨招集殘黎每夜月啼猿飢猩嘯雨聞者淚下而公弗顧晨起著芒屨出郭省農事衝烟觸瘴上下懸崖絕澗中如是者七年而治成異時獲維椎髻之子且漸知所禮義矣報最遷四川合州守其清風惠澤如在羅城時未幾轉楚之黃州郡丞時吳逆叛亂賊逼荆岳國家以江漢爲巖疆而黃郡南瀕大江東連廬皖光蔡諸境所屬蘄麻數邑中多崇山峻嶺歷來盜賊盤踞伏莽未靖上官欲借公才望以鎮之遂題陞黃州守無何有盜魁何士榮等嘯聚東山謀爲內變人心皇皇莫知所出公曰黃爲襄漢襟喉東山又黃之左背也無東山則無黃無黃則無襄漢卽江以北危矣天

下事尚忍言哉於是躬環甲冑鼓率義勇直搗賊巢比至公挺身對壘礮火燎鬚不爲動士卒爭先血戰陣斬士榮等降其餘衆東山以平以功陞監司駐防下江尋遷閩臬未數月遂晉本省左轄時閩海方用兵公曰此則惟軍需重矣乃日會計八郡正供及江浙各省協餉數百萬按時輸轉以濟饋饟仍爬梳鱗比鈎稽出納剔革飛詭破冒那墊諸弊盡斤羨餘若干兩還民間官吏不得名一錢軍民用是兩便而公自如淡素如空門老衲卽親友贈遺惟欖果蒲葵而已僚屬爲公苦之公曰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纔免飢寒足矣不知世間有受享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爲計俸入自給有餘要錢何用聞者嘆服是時外計舉天下清官第一 天子

固久知公見公名喜謂侍臣曰如于成龍方不愧卓異二字特晉內臺副憲巡撫畿輔畿輔古帝邦也滿漢軍民雜處其黠者假投充侵奪民田勢豪恣爲囊橐以取奸利所在盜賊縱橫充斥白晝殺人莫可窮詰而八旗庄頭尤多不受理卽民間有訟庄頭輒上堂呼噪把持之有司莫敢誰何惟仰天太息而已庄頭者屯庄之頭目也公曰我奉 天子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豈怯佃伯哉若雖悍獨不畏三尺耶於是編保甲嚴連坐以清盜源鋤豪強嚴隱占以甦窮困令下各屬奉行惟謹公仍不時單騎行旅肆中密切廉訪諸有抗違立置之法無所假貸自是人人惴慄無敢有干功令者而盜以息民以安滹沱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 天子聞

之咨嗟嘆息曰朕獨不得盡如于卿者而用之爾寧憂百姓哉庚申春二月 召至行在所溫綸獎慰錫予更蕃 御製詩篇親洒宸翰以寵異之明年滇寇平四方底定 天子念吏治爲重遂特晉公大司馬總制兩江以風羣吏公聞 命感激涕零曰 君恩至此難爲報矣乃星馳就道語所親曰江左承六代之餘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今 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而南中人聞公簡命則亦駭汗股慄轉相告語曰于青天來矣吾儕尚如此裝飾耶于青天者異時楚人所稱號公者也無何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卽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騶從毀丹堊至有驚怖喘卧不能出戶者長于朱雀雨花桃葉舊時歌舞遊樂之地一旦闐寂如僧舍奸

人猾胥各挈妻孥鳥獸竄蓋公未入境而江淮間已大改觀矣公至則繩之益力畧無假借懲刁頑抑僭濫禁苞苴革加派舉廉劾貪勸學講約期月之間兩江數千里蓋駸駸乎丕變焉而勢家豪右則多所未便爭構爲飛語以撼公公畧不爲意咲曰直道在人爾彼嗷嗷者惡足恤哉居無何有巡海之 命公襍被扁舟以行月餘事竣旋治所偶患嘔吐不食數日而卒時康熙甲子四月十八日也公之清操姱行不可枚舉姑就予之耳目所覩記者數事述之黃州有巨盜一夥漏網且數載矣百方緝之不可得公察知其窟穴所在則嘗匿聚深山古廟中乃密帶捕役若干名伏廟側身易丐者衣往來廟前羣盜見而餉之公故稱病遙卧廟門內已語盜渠

願入其夥渠壯其膂力而許之變姓名曰楊二以公髯因縛號楊二鬍子與羣盜雜處者旬餘盡得其平時所爲行剽狀公度再不可久遂如廁而出密召所伏捕役入廟盡縛之盜覓楊二鬍子不得則意公且遁矣捕役械諸盜至公治所盜問役曰拿我者何官也役曰青天于二府及進見則廟中行乞人楊二鬍子也盜始知爲公所策叩頭服罪無異辭公乃下堂親破其械命酒滿引各手一盃盜詫曰我等死期至矣不死我而飲我何爲者公咲曰汝等自作不善罹于法網我不能代爲之寬念廟中一日之雅薄具觴酒一巡聊識故人意爾言已復咲旣乃又泣卽諸盜亦泣公曰無庸也讞已成矣第不忍見汝曹之羣卽于戮且以誅連我良善爲也命舁

棺若干具至竝活埋之表之曰某府某官某瘞盜處於是楚人咸服公之神羣呼公爲于活埋云公之自江防遷閩臬也浙行僅襪被一襲朝衣一襲爾公趨僕人買蘿蔔數石舁上船舟人曰是賤物烏用多爲公曰我沿途供饌也載之且可以壓船旣登舟日啖蘿蔔一二枚至閩界乃已其赴任江寧也僱驢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各袖制錢數十文宿飯店不入公館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麩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人又號公爲于青菜僕從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樹葉啖之樹爲之禿夏月盛暑公以疏苧布爲帳不能避蚊諸子衣藍布袍侍側汗透背不敢脫亦不敢揮扇冬則皆衣褐或棉絮襖無裘也公嘗微行或肩輿或徒

走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公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鬚白形貌微似公者卽皆折目以爲公兒女牀第間語亦不敢高聲曰于總督得無聞之夢中醉中喃喃嚶語亦或大呼于青天于青天云而公之歿也予以一瓣香哭公於喪次仰瞻几筵惟青燈布幔冷落菜羹而已問其篋笥則故衣破靴外無長物蓋公之素履卓絕類如此嗚呼予考傳記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乏人然類多矯飾沾激流爲刻覈以納於偏嗜故措施建豎表裏初終之際往往難言之未若公之狷介性成質任自然畧無矯強刻厲之迹而誠意感孚無不服教畏神不疾而速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然後嘆公爲真不可及而益信誠中形外之

爲不誣也公倅黃時予卽耳公名屢爲言於朝士故公亦以予爲知己初至金陵卽乘復輿過予廬坐雙梧下握手欵語論及地方事則任之甚力無何稍以直道難行爲憂予曰公而亦慮此也大丈夫勘得透時雖生死亦不可易何況其他公曰先生言是也愚意亦如此嗣是公餘常枉過予而予則常不在家今年春公意興甚索頗有請告之志一日訪予清涼精舍相對欵歔者久之其中隱然若重有憂者予厲聲曰遂忘梧桐樹下語耶公應之曰唯唯相與抗手而別然公歿後公友人鄭君某爲予言公近有所忤于時貴時貴實陰中之公懼爲所誣陷將無以自白坐是憤恚以歿實無他病也予聞之太息泣下以爲公之精忠獲上而猶遭迴吝且有

如此自餘有志者又焉望其能特立而不懼也耶然觀
上之遇公恩禮終未少替則知公之所以結 主知者良有
素而 聖朝初未嘗以浮議而有所參聞之也嗚呼公亦可
以自慰於九原矣公生于丁巳年八月二十七日丑時得年
六十有八娶邢氏封淑人三子廷翼貢生廷勸廷元竝諸生
孫三俱幼公有文集若干卷行世其名曰清端於法皆宜銘
銘曰嗚呼噫嘻爲苑中之芝爲鶩中之麒麟之益蕤繼之益
馳物理既如斯天道豈易知嗚呼噫嘻廉吏不可爲也而可
爲如或疑之請視茲辭

孝廉漢槎吳君墓誌銘

徐 鈞

余讀史記鄒陽上梁孝王書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
不肖入朝見嫉不禁掩卷嘆息以爲千古若出一轍也及觀
有明盧柟之爲人以跣地使酒至罹重法械繫黎陽著幽鞠
放招賦以自廣東郡謝榛見長安諸貴人絮而泣曰生有一
盧楠視其死而不救乃從往古哀湘而吊沅乎諸貴人憐之
卒出柟於獄而柟終無所遇益落魄縱酒以歿未嘗不深悲
之若余友漢槎吳君者豈非其人哉漢槎姓吳氏諱兆騫字
漢槎世爲吳江人明刑部尚書立齋吳公七世孫也父燕勒
公諱晉錫舉庚辰進士授永州府推官漢槎垂髫隨至任所
過潯陽大別由洞庭泛衡湘攬其山川形勝景物氣象爲詩

賦驚其長老未幾流寇張獻忠蹂躪楚地漢槎奉母歸燕勒
公亦解組旋里值我朝定鼎江南漢槎年方英妙才名大
起相隨諸兄爲雞壇牛耳之盟馳騫聲譽與今長洲相國文
恪宋公家司寇司農王峰兩徐公暨諸名賢角逐藝苑談論
風生酒闌燭跋揮毫落紙如雲烟世咸以才子目之丁酉登
賢書會科場事起下刑部獄羈囚請室慷慨賦詩隨蒙
世祖章皇帝寬宥遣戍寧古塔荷戈絕域極目慘沮太倉吳
祭酒梅村爲悲歌行以贈之有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
死非死之句送吏無不嗚咽而漢槎獨賃牛車載所携書揮
手以去在寧古塔垂二十餘年白草黃沙冰天雪窖較之李
陵蘇武猶覺顛連困阨也無錫顧梁汾舍人與漢槎爲髻鬣

交時在東閣日誦漢槎平日所著詩賦於納臘侍衛性君所
如謝榛之於盧柟者性君固心異之思有以謀歸漢槎矣會
今皇帝御極二十有一載詔遣侍臣致祭長白山長白山
者東方之喬嶽也地與寧古塔相連漢槎爲長白山賦數千
言詞極瑰麗藉使臣歸獻天子天子亦動容咨詢有尼
之者不果召還而納臘侍衛因與司農司寇暨文恪相國釀
金以輸少府佐匠作遂得循例放歸然在絕域已二十三年
矣時余方官京師亦曾與漢槎一効奔走其歸也抱頭執手
爲悲喜交集者久之其母固無恙而諸兄已相繼云亡遂爲
經師館於東閣者又期年歸而與太夫人上觴稱壽宗黨戚
里咸聚以爲相見如夢寐也乃未及一年復至都門竟卒於

旅舍嗟嗟豈非其命之窮也哉初漢槎爲人性簡傲不諧於俗以故鄉里嫉之者衆及漂流困阨於絕塞者垂二十餘年一旦受朋友脫驂之贈頭白還鄉其感恩流涕固無待言而投身側足之所猶甚潦倒不自修飾君子於是嘆其遇之窮而益痛其志之可悲也已余爲吳氏壻余亡妻與漢槎爲兄妹行且幼同學也余故知之獨深漢槎以前辛未十一月某日生其卒以康熙二十三年十月某日年五十四配葛氏前庚午舉人葛端調諱霸之女子男一人振臣太學生女四人俱葛氏出振臣以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舉柩葬于吳縣寶華山之麓卽燕勒公墓傍也以狀涕泣而請余銘余固不忍辭遂爲之銘曰吁嗟乎吳季子幼而學經并學史萬里投荒幾至死絕域生還豈易耳胡爲泯泯止於此吁嗟乎吳季子

貢士侯輔之墓誌銘

計東

丙午六月予遊商丘溽暑中有少年可十五六歲蕭衣冠具羔雁歷階而升再拜稽首請其父之誌者予同年生侯君之孤子名方至者也君諱忙字輔之河南商丘人曾祖贈太常卿諱進祖贈少司馬諱璣父太常卿諱執蒲世父光祿卿執躬同父兄大司徒公諱恂大司成公諱恪君生爲太常公季子所生母沒母田夫人撫育之如已生太常公愛憐之又兩兄蚤貴兄子方鎮方夏方岳方巖方域皆以才名交滿天下家門赫奕莫與比君和雅修飭檢身若寒素不爲貴介驕蹇之色闔戶讀書孝友恭遜兩兄亦愛憐之崇禎壬午三月商丘陷賊君從兄大司徒公偕兄子方域避地江左先是方域

在金陵與東南諸名士移檄攻皖人阮大鍼旣大鍼驟得志
典兵訶知方域父子所在四出緹騎逮捕甚急司徒潛匿他
所方域脫身走揚州君獨保其家人居嘉興捕者突至鄒鎗
繫君登舴艋去君默然手執周易熟視之倦則依榜人卧捕
者以爲癡且以君純綉少年易制也將抵會城各點行李或
登陸意亦懈君睨視兩岸桑翳然無際突起竄身坐桑林中
捕者貽聘出不意疾追不能夜燃炬大搜林中君望見火光
所指卽疾避之微行近白門遇詰者以周易示之曰我卜者
也遇兄子桃源令方岳僕人貢其金復潛至嘉興護其家從
大司徒北還脫於難司徒公以爲才君爲人外靜默而內機
敏可任大事皆此類順治甲午以 皇太后徽號恩特詔天

下學拔文行兼優者一人貢京師君舉河南省第四人廷對
及雍試皆前列人勸之仕默不應文日益有名蓋此時光祿
公太常公司成公歿久矣兄子方鎮死於賊方夏舉進士爲
比部郎方域以才名雄天下皆相繼天歿司徒公亦老且病
無復昔日家門赫奕之狀而君處之怡然曰我向者固知貴
盛之不可久居也益深居簡出擁書自娛平生寡嗜好獨好
飲酒自爲釀必清醇每飲必醉醉亦不亂性不喜廣交獨與
兄子方岳相愛旣同里賈開宗徐作肅徐隣唐宋犖等數人
爲文酒之友意泊如也方大治圍於城之南廣致嘉樹奇石
及禽魚徜徉其中圃未成而君沒年四十七憶丁酉夏予遇
君燕市君與王鈇宋犖同逆旅每召予與王宋皆慷慨爲大

言或調笑起舞屬君君獨凝然不苟言笑得失哀樂不形於色予常謂同人必蘊藉若侯君可稱名士矣聞之養生家言天下多言者傷氣躁動者傷神多不壽寡言者神常固靜息者神常完必多壽又聞之人之勞苦其形者多壽而晏逸其身者多不壽此戶樞不易朽之喻也君於二者之說何從耶君歿時神明湛然以子方至及家事屬方岳經理之予聞從柘還商丘道經君圃下馬入門縱觀凡江南花木之不易羅致者生長翳翳林立若不知主人之早世者嗚呼可以覘君家業之無廢墜而君庶幾其不亡矣配劉氏壬午城陷從其姑田太夫人罵賊死繼耿氏生二女男一卽方至庠生側室王氏出娶文康公子黃州別駕犖女銘曰天乎人乎疇爲之何之子之淑而命止於斯吾聞君考之興也以孤兒祝君之子其類之君茲之藏固且安靈之昭昭其佑之

誥封朝議大夫直隸錢穀守道原任平陽府曲沃縣儒
學訓導右之于公墓誌銘

蔡升元

誥封朝議大夫直隸錢穀守道原任平陽府曲沃縣儒學訓
導于公於庚辰之十二月二十四日以疾卒於家辛巳正月
訃至觀察公署中浙之民莫不倉皇震怛忽忽若有所失一
時都人士攀轅卧轍爲之罷市者累日蓋慮觀察公之不可
以奪情留而惜其以憂去也觀察公之蒞我浙也飭紀綱絕苞
苴凜凜乎莫敢干以私然廉而不劌清而有容遇事務得其
情歸於平恕不以刻深爲能以故浙之人士畏公者又莫不
愛公而公則曰此先君子之遺訓也先君子嘗至署中呼名
而教之曰臬司一職民命所係勿恃聰明勿任喜怒勿以考

成而恣出入勿以獄定而憚平反爾祖以清節傳家吾不慮汝獄貨爲寶也所慮自恃其清則或傷於好生之德耳準秉燭治官書常敬守茲訓勿敢忘嗚呼叅議公亦賢矣哉觀其廷訓欵欵懇懇具有不虛無告哀矜鰥寡之意令得時而駕其治行必卓卓可觀非所稱學道愛人之君子耶公生於名家世有令德父清端公歷任兩江總督清節著於朝野生三子公居長方初仕羅城時太夫人在堂清端公以烟瘴之鄉不敢迎養留公母邢太夫人及公在家侍奉公上事祖母暨邢太夫人咸曲盡孝道一切晨昏定省滌灑寒煖之節以至疾痛疴養起居動作之間罔不先意承志以得其歡心且清端公家素貧持已廉潔祿賜所贏無幾而公獨色養兼至又

能百計圖畫下撫兩弟以長以教以冠以婚俾至於成人蓋數十年間清端公得以盡瘁王事國爾忘家而無將母之嘆者皆公之所拮据經營紓內顧憂以成其志者也公喜讀書老而愈篤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爲人講解亦叠叠不倦食餼積歲授外翰秉鐸曲沃先德行而後文藝課士爲諸邑冠監司將交章薦之而公固嗾嗾不自憚曰吾母年高矣卽朝夕就養曾日月之幾何而顧以仕進違問視也余心滋戚矣於是爲之力請終養上憲亦不能奪其志公乃快意於高堂獲侍也與二三仲季情甚適意甚洽委蛇膝下承顏順志有古戲綵風不寧惟是太夫人以疾告爲之親嘗湯藥衣不解帶者數十天如一日所云履常必致其誠遇難必致其謹者

蓋公之天性純孝有然也且其自奉最儉浣衣糲食處之晏如而及其與人也則心存施濟遇親知匱乏數贈遺無倦色凡喪葬嫁娶貧而不能舉者公必竭力以助邑有流亡則招集之里有飢饉則賑濟之或按口以給錢或貴糶而賤售或代輸糧役或分給牛種凡所以周恤里黨者無所不至他如修道路治橋梁濟人利物唯力是視則又皆其睦婣之餘恩所推而及之者也昔晏子不隱君賜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餘人今三晉之士待公舉火者不啻數千餘家吾知德盛者其流必昌異日觀察公秉鈞當國作清時霖雨上紹清端公餘緒以高大其門閭何莫非公之貽謀盡善積厚而流之所致耶公諱廷翼字右之姓于氏山西永寧州人娶張氏

誥封恭人一子名準現任浙江提刑按察使 誥授朝議大夫女四長適太學崔漸超次適泰州判官任昇祚三適光澤知縣今候補同知梁紹素季適庠生王怗超以今辛巳年八月初四日葬公於三交鳳凰山嘴丁山癸向元浙人也託觀察公宇下沐德奉教者亦既有年因以知公之生平嘉言懿行莫可殫述愧不能爲有道之文以表公於千秋乃作銘曰公有賢父盛德丕顯公有令嗣祖武是踐兩世忠亮公實成之續前佑後作述竝資公仕未顯公志已申名在朝宁德在蒸民非潛之光乃顯之懿用斲斯石式垂不匱

亡友湯卿謀墓誌銘

尤侗

昔歐陽公旣爲梅聖俞詩序復題其槩後其歿也爲文祭之又銘其墓焉一人耳何重疊若是蓋知之深思之切故言之反覆不能已也予于亡友湯卿謀再爲文哭之挽詩至百旣刻其湘中草序且跋之并作小傳可以已矣語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迄今已五十年乃中心耿耿有極不忘者以未嘗銘其墓也今嗣子萬燿稽首以請予何敢辭顧聖俞享年五十有九由太廟齋郎至都官亦歷數階故歐公叙之綦詳而卿謀僅爲諸生年二十五而歿其遇有足悲者人無得而稱焉雖然卿謀之人德而才吾自知之他人不知也自予少時見卿謀事父雲洲公母朱安人恂恂孺子慕移居越

里許晨夕定省不于道途中父母亦愛之微卿謀在側食弗
甘也異母弟三人子定子端子瞻卿謀視之猶同胞然分梨
棗共筆硯歡好無間言與婦孺人眉盃相莊若琴瑟之合
君忘一宿號哭殉之可想伉儷之篤矣其交我輩淡然如水
久而自醉如飲醇醪蓋棺之日同人會哭皆失聲如予尚何
言哉由此觀之卿謀之于父子昆弟夫婦朋友無不至焉所
闕者君臣一倫耳然遭國變感憤成疾哭臨三日而死雖未
從大夫之後而草莽之臣致命遂志可謂忠之屬矣以卿謀
之才使得登甲第列朝班經綸康濟卽未可知若抒其文藻
潤色鴻業作爲詩賦以歌咏明堂清廟之盛比于班揚燕許
夫何慙焉不幸短命英華歇絕良可惜也君生而美風姿眉

目如畫芳蘭竟體入座如有香氣一時有璧人之目皆謂看
殺衛玠云君雖出貴介絕無紈袴習言詞泠泠有林下風山
水琴書之外無他好也口無臧否亦不妄交一人悠然自遠
類有道者予嘗與客泛論人物或稱某也賢或稱某也才子
曰恨君未見我卿謀爾或問卿謀若何予曰此神仙中人子
何足以知之客大不然予言予亦咲弗答也嗚呼斯人往矣
祇存湘中草六卷讀其書可以知其人因篇什短少故附予
西堂集版行于世于是海內之士無不知有卿謀者以不得
與此人同時爲恨蓋予少與卿謀同學社中呼爲尤湯猶之
元白皮陸以倡和齊名也今相去五十年而二書卒得竝傳
老夫藉此下報故人喜可知已于是爲之誌曰卿謀初字子

輔名傳楹姓湯氏吳縣人先世有諱珍者號雙梧先生著小
隱集爲廸功郎曾祖諱聘尹吏科給事中祖諱一龍永明知
縣父諱本沛刑部主事母朱氏封安人君生前明泰昌元年
三月十一日卒崇禎十七年六月六日妻丁氏少君一歲君
亡之明日亦卒越今康熙八年十月合葬于長洲縣匠門塘
祖塋之次君再舉子阿蓮阿雄不育嗣弟傳檄子萬燿爲後
以貢士爲寶應訓導候補七品京官女一適大學士徐元文
封夫人二孫世培世埴例得備書系以銘曰有明末造運丁
百六國家將亡賢人無祿霜下摧蘭土中埋玉風流頓盡百
年何速世事浮雲人情轉轂惟有青山常存宰木我思美人
宛然在目老子婆娑墓門一哭

少保文康宋公墓表

賈開宗

公諱權號雨恭八歲而孤事母以孝讀書有名明末以進士
任陽曲令歷擢兵科左給事中出爲山西副使終養流寇破
宋負母曹南起大名副使改順廣道副使尋改遵化道副使
除順天巡撫受命三日流寇李自成百萬破京師公以薊兵
單弱夜遁於白羊峪糾合宣府總兵唐鈺起兵復讐順治元
年三月 王師自山海關至公遂殺僞文武官黃錠等數十
人以四路二十一州縣來迎 詔巡撫順天如故公曰吾讐
復可歸田矣力辭不許因首請議崇禎廟號次議裁加派羅
賢才二事併嘉納之當是時自成遁於秦餘孽數萬蔓延三
輔公前後擒斬大盜二千餘人散其黨數萬舊例官以資路
今文大篇十七卷十八

遷轉巧者謀調善地公上考成之疏定以三年不得中遷
詔天下著爲令又以屯政不修皆屯官壞之乃按兵授田歲
省費數萬金陳六事首言易田不便於民及明分義定郵符
辨等威嚴職守肅關禁皆中時宜有盜發明恭恪陵者公曰
新朝優禮舊陵松楸不改乃千秋盛典今盜大逆趣請誅之
二年冬 賜裘帽及宴兼推恩公之母三年徵拜內翰林國
史院大學士 詔御史巡方察言利弊公言胥吏煩冗民生
重困且一官公役正副共千人是千官也命御史大裁抑之
卒定胥吏額 詔閩廣楚蜀叛服不常欲大兵臨征公與同
官勸導但設督臣以文德綏柔無勤遠畧 詔修明史公曰
古者史在金匱天子不得取視天啓崇禎間乃我所身歷豈

堪自注乎辭不與 詔禁大人鬻人參及鬻馬以芻役病民
公之言也 詔典會闡二次黜軋茁之習文體以正議者比
之歐陽修焉 詔禁天下藏弓矢蓄馬公以民去弓矢與馬
卒然有變何以守衛卒從其言五年冬值丁太夫人哀請終
制不許給假六月還葬加太子太保八年以原官致仕公爲
相六年值國家草創經制未備懲明季朋黨之弊滿漢之間
務爲和衷宮府一體凡興革利弊造膝密談期於有濟賢者
時爲引薦寃者多所開釋嘉猷嘉謨歸之我后終不向外人
言卽受者亦不知也及歸里東郊構一園刊宋中五老遺像
召同學老友暢飲以九年六月十二日終年五十五 天子
爲之慟悼贈少保兼太子太保賜祭九壇其葬物如制遣官

護造明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闕伯臺之東北里許公之爲
陽曲令值宦者魏忠賢用事建祠滿天下公持議不從偶忠
賢遣一內侍至晉偵伺公母年老恐致驚虞遂以病告歸會
忠賢敗而止又值利臣言晉有鉛礪欲事開采公執不從爲
給事中偶以使歸里與余杯酒間論曰京師十二營兵四十
萬歲糜不貲皆爲宦戚中飽兵寥寥無數百每春秋大閱以
鬻菜傭充之猝有故旦夕莫支還朝必極論之及旋京三疏
論銓部用人不效貽禍封疆當事忌之遂外遷值 太宗兵
破昌平得中原邸報從者宣讀於前 太宗異之曰中原若
行此豈不長有太平乎命譯之去公一生持已惟廉處事惟
慎所得士七百禁私謁多未謀面者人有持貲來干避之如

讐故卒之日產不踰中人囊橐蕭然囑無厚葬居鄉恂恂無
與競處家門內甚肅守伯祖莊敏公纁之教公所爲詩畫類
唐王維文類宋蘓軾書法道媚有二王風先世宋微子之裔
以國爲氏始祖諱貴高祖諱瑾明贈戶部尚書曾祖諱雷祖
諱暘考諱沾明山東福山令卒於任貧不能歸葬民義助以
襄事公嫡母張太夫人母丁太夫人配劉夫人副李氏趙氏
郝氏子四焯焜焮焮焯焮崇禎十五年城破不知所在舉侍衛
以文重於時爲明兵部葉公廷桂壻焮中書舍人爲御史王
公應昌壻焮廕生爲太子太保劉公餘祐壻女三長適明太
常寺卿侯公執蒲子慮次適明光祿寺署丞侯公執中子懃
三許字太子太保劉公昌子士元孫基孫女二有唐初造相

業稱房元齡杜如晦史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
課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輔贊彌縫而藏
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余與少保公少同學老同遊知公最
詳今觀唐房杜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公之謂與

驍騎將軍柱石王公墓表

于成龍

公諱宗臣號柱石南陽浙川人生有異徵偉骨相膂力絕人
喜韜畧射獵禹山洧水間以雄桀自命弱冠遊荆益國初
滇黔未入版圖公卽審順逆仗策來歸世祖章皇帝嘉之
命從事郢鄂今上龍飛之五年滇蜀平江漢底定上念

豫楚隘要惟西陵弋陽爲重鎮晉公都督僉事駐黃州公至
則簡練將士蒐槩補卒於戟門右隙地闢射圃趨距翹關角
力較藝立廟祀馬神春秋取駒閑廐蕃庶暇則角巾從容柳
蔭中指顧形勝用兵之地以示將佐公紀律旣嚴什伍無舛
曠弦之士襍褻擾耨懽然聚處樵牧近於桂桓雞犬放於營
壘其威重慈惠如此性藹厚愛敬士大夫士之賢而貧者民

之孤寡篤癯者歲時賙給以爲常而其自處則甚約或饋美酒十數罌悉以頒之麾下雖古投醪挾纊何多遜焉康熙七年有隣鎮叛卒匿大崎山中搽牢四出公命偏師馳往擒其渠魁九人送大府餘黨遂鳥獸散歲大飢首倡捐賑存活數萬人 上聞加一級十二年癸丑冬滇黔變起倉卒公不震不難惟申國威明號令備戰守明年正月三日大司馬撫軍張公檄守武昌公星夜率兵往元夜有警公謹斥埃息燈火停漏鼓分哨九門而自環甲坐譙樓上夜半領十數騎周巡雉堞竟夕惟飲湯一盞而已賊寢謀不敢發是時大司馬出奇制勝視公如左右手五月麻城東山賊起公請於司馬率師東下值守憲徐公疾趨至麻城相與贊畫悉中機宜且勦

且撫不旬日東山平冬十月江右賊出鄱陽陷湖口數縣進逼楚境蘄州大震公奉大司馬命急駐蘄與下雉一軍爲犄角時精甲盡在武昌而公所部多新募糧餉匱軍容未振余力圖芻糗竝贈火槍百口公立赴蘄蘄民稍安公委羅田守備黑子駐黃梅清江鎮會禁軍樓櫓西上夾攻賊賊敗走收湖口星子諸縣自蘄以上金湯安堵事聞 上大嘉歎數賜紀錄而公以勞瘁病作和門星隕櫪馬夜驚嗚呼痛哉時康熙十四年二月廿二也大司馬思公功特疏請恤日方茲多事之時該將勤勞頗著與尋常病故者不同今王宗臣幼子伶仃窮途旅觀情實可愍應否比照夔陵鎮標馬之迅病故之例恩賜存恤少慰忠魂激勸勞臣俾服 皇恩靡盡疏上

天子惻然改容奉 俞旨賜祭葬先是康熙六年 覃恩誥封驍騎將軍元配劉氏封夫人竝封二代考妣如其官廕一子入監讀書公子名麟紱公卒麟紱甫六歲居喪成禮今且十齡舉止如成人穎異能文黃之人旣德公不忍其裔之歸豫也相與留公匱而公素與里中王氏篤兄弟誼有年麟紱將長爲黃岡人康熙十七年戊午十月二十九日卜葬公於縣東還和鄉楊坂之原旣建塋兆旣揜黃腸畏壘相鄉永思無彊嗚呼哀哉麟紱聘現任武昌城守都督僉事李公諱兆捷女女二俱幼未字公之葬也旣礮石鐫誌納壙中而黃之紳士以余知公最深屬文表墓撫實直書用告來禩覽斯文者有所考述庶以裨國史焉

大中丞張玉如公墓表

諸匡鼎

大中丞張公以康熙二十年六月十八日葬黃花城之新阡時匡鼎先于五月望日赴部考選下榻於公令子濟天齋公子聖猷聖佐等具狀乞匡鼎表於其墓按張氏之先世襲指揮由上蔡移駐廣寧曰留注留注六傳至鳳儀鳳儀生九思九思生肖泉卽公之王父封定國將軍者是也肖泉生子曰東越生而岐嶷驍勇有謀畧 太祖武皇帝延攬英傑于東越目以國士東越生五子公其最少者也公諱朝珍字玉如童年卽穎異弱冠歷刑工督捕三部於刑曹多所平反至在考工則悉心稽覈在督捕則發奸摘伏 世祖章皇帝最器之時江南適有海寇操江最爲重任順治某年公以督捕理

事 特簡提督巡撫安徽等處蓋異數也公入境連值水旱
民不聊生公卽捐俸倡賑特疏 題蠲租若干飢民賴活者
不啻億萬計未幾丁母憂服闋補湖廣巡撫甫下車卽奉
命撤三藩凡船役軍供無不驅馳料理甚具無何滇黔告變
所備夫役公立遣之百萬人悉得歸版藉矣當是時湖南旣
爲賊陷三湘七澤之間無不騷動於是東山大冶揭竿嘯聚
者甚衆公密授方畧于黃州郡守于君成龍于君單騎抵賊
穴擒賊首黃金龍等餘黨解散公卽疏列于君功隨奉 恩
綸加于君不次擢三年之內由郡守而監司而藩臬而巡撫
直隸而總督兩江皆公之薦舉也自吳逆之變蠢爾小民妄
興煽惑公密疏 題奏止殲渠魁齊從罔治朝上而夕報可

愚氓得全要領者尤多嗚呼楚北江南中州豫章四省壤地
相接稍有蔓延則東南半壁皆歸蹂躪至今幸得晏然安全
者伊誰之力哉至於請巡撫以仍管兵請禁旅以資征討請
緩征以安人心請設治院以便勦撫請添陝撫以杜覬覦諸
有關於 國家大計者尚未克救公功也方謂滇黔底定天
下太平且當進高爵膺 天眷而廼竟以積勞成疾嘔血而
卒時康熙十九年三月初十日也年僅五十有二噫可悲也
已匡鼎受公之知于今六年深愧不文然不敢辭乃爲叙公
之行實而書之墓碣庶使人得以考焉

毛繼齋先生墓碣

林璐

人無不欲傳其祖父祖父賢則傳祖父賢而子孫亦賢則祖父之賢益傳繼齋毛先生葬有年矣墓門之石闕如其子先舒賢者也欲傳信謬以屬璐嗚呼蔡中郎爲人銘類多官閣今考其遺集碑銘四十餘篇太傅胡廣一人耳凡三篇布衣范史雲囷叔則郭有道各一篇而乃獨稱郭公不愧繼齋先生布衣也先朝神宗十有四年丙戌先生生至康熙五年丙午易簣於豐樂樓故里兩朝歲月公卿大夫處時涉世凡六七變先生爲善於鄉歷八十有一年臨終語其子曰吾胸中無纖芥負人事視趙清獻晨夕告天何如哉先生年十三而孤母張携之依於宗老既長配婦許力作起家割宅疏宗迎

養三寡嫂五十載不少哀買山予親族給其葬有媢侮要挾者賓客皆怒先生恬然畀之金告人曰昔上蔡三十年始去一矜字僕聊假此治心耳性喜觀書至忠孝節義事必留連三復猶憶癸未元正朝里社廟貌傾頽出金二百餘緡求木或沮之先生勃然曰汝知何神乃宋殿司小校施公全也賊相檜虐陷忠良肆姦誤國士大夫自胡侍郎而後震威懾伏江南義士僅見之一小校身雖被磔檜膽落矣且豐樂樓吾始祖侍御公南渡時卜居地也枌榆舊社神實依之甚矣見義有勇先生之謂歟先生少年時過責家主人翁出沽酒不至忽覩粧婦披帷出欲交語先生避之去許孺人促再往不覺吐其故亟捫舌曰吾過矣吾過矣以視司馬長卿元稹輩

布衣與官閥賢不肖相去爲何如晚年嘗稱市有隱孺蓋自况云先生諱應鎬字叔成父慎齋故自號繼齋錢唐人許孺人亦有賢德相與同操璐不佞撰次先生行誼以從先舒之請無溢美焉勒之墓門永垂千祀

今文大篇第十八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山陰趙

俞賡明叅

頌贊銘戒志文策

聖駕親征蕩平漠北頌

有序

杜臻

洪惟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德續承大統恩威普被聲教四

訖先年平滇黔平閩粵巴蜀隴右以次底定澎臺海外悉入

版圖宇內清晏邊隅息警涵濡長養民大和惠凡雕題鑿齒

旃裘卉服之國莫不納款貢琛喁喁向風特厄魯特之嗜爾

丹多行不義睢盱漠北自恃荒遠頑梗勿馴喀爾喀與彼為

隣臣服 天朝嗜爾丹狡詐披猖擅肆侵虐 皇上一視同

仁屢頒 諭旨令其悔過而噶爾丹終無悛心罪惡貫盈極矣用是 天威震怒 親統六師聲罪致討廷臣交章懇留聖心以爲中外臣民皆我赤子一夫失所時厯於懷今噶爾丹荼毒窮裔相機撲勦非 親蒞戎行不可乃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既禡既輶諏日啓行 皇太子元良孝友明練政機監國之事 皇上一切付之二月丙辰 車駕發京師由居庸出獨石 諸皇子分幟統軍各有律紀親王以下先後扈從組練耀日旌旗滿野鷹揚虎賁羽林伙飛之士俱由中路以進以費揚古爲撫遠大將軍分發八旗精銳及歸化大同將士之在行者悉 命統之 命振武將軍孫思克偕西安將軍博濟寧夏將軍舒恕各簡滿漢精銳會大將

軍於甕金由西路以進 命盛京將軍綽克託暨黑龍江將軍薩布素寧古塔將軍佟保各簡所屬厲兵秣馬次於東路以須噶爾丹自去歲潛入巴顏烏喇窺伏偃息不意 天兵遠涉且驟至也五月朔丙辰 車駕至拖陵有謀者言噶爾丹在黑魯倫河 上卽親統大軍前進賊愕眙失措望風宵遁復 親率選鋒追至克勒河朔丁卯 車駕至拖諾山賊棄其輜重晝夜奔竄與西向兔脫 上曰賊不出範圍矣乃命馬思哈爲平北大將軍統精銳追勦而西路諸將費揚古孫思克等先奉 詔旨已抵土喇河遏其歸道戊辰遇於召磨多之地西師左右夾擊衝其中堅下馬步鬪無不一以當百鉦鼓聲動地自未至西賊衆披靡我軍介馬馳之追擊

三十餘里大敗之斬馘執俘獲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筭噶爾丹僅以身免降者踵至餘黨潰散漠北平是役也出塞三千餘里一舉破賊收功於八旬之內風行電掃野無遺寇從未有若斯之神速者也 皇上出奇制勝固非臣下所能管窺而 神武英斷誠 天授非人力自出師以來申約束整行列拊循將士愛惜馬力 遣大臣近侍督輓而庚癸不呼祀山川之神而雨暘時若減 御膳與下同甘苦也給衣甲廐馬壯折衝也 頒賜尚食獎勤勞也外藩之會師來朝者 褒加錫予 恩禮優渥示無外也罪止元兇脅從罔治體好生也最奇異者 聖躬親視疏鑿積泉溢湧仁風遠被塞草先春 皇上至誠格天天實佑之百神相之至於營陳次

舍步伐止齊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皆上頌 睿慮之籌畫諭旨之周詳以安民爲切而不憚跋履以除殘爲急而不辭宵旰本之以至仁出之以大勇決之以明斷故能成不世之功建非常之業殷克鬼方周伐玁狁方之今日曾未足多况漢唐乎六月癸巳 車駕還京卿士慶於朝商賈慶於市行旅慶於途農夫慶於野班白之老垂髻之稚莫不夾道焚香歡呼 萬歲蒼生黎獻海隅日出之地歌舞昇平共祝萬年誠宜揄揚盛美傳示無極 臣 孫 忝列中樞 翠華時邁不能執羈勒以前驅涓埃莫報自省慚惶竊喜躬逢 盛世朔漠氛消一勞永逸暫費長寧 聖德神功巍煥如此言雖不文誠發於中不能自已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我 皇御極撫

有萬方丕顯丕承大烈耿光揆文奮武之紀之綱德威惟畏
莫不來王蠢茲小醜游魂大漠擾我外藩逞兇肆虐 誠諭
屢頒置若罔覺厥罪滔天神人怒愕 皇帝曰吁天不可違
恭行天罰朕親視師廷臣懇留 帝不爲疑告於 郊 廟
是禡是宜乃峙糗糧乃率貔虎乃嚴止齊乃整部伍豹尾龍
旂黃鉞赤羽慰望雲霓大旱無苦維彼塞草先春萌矣相彼
砂磧泉湧生矣百靈顯異士飽馬騰外藩君長壺漿以迎西
道諸將悉受 成命遏其歸途首尾策應東路之師畢會以
聽出於萬全 聖謨素定 駕踰拖陵賊始大驚直搗拖諾
天威如霆勁風振籜高屋建瓴太陽旣出魍魎潛形驚鳥
散獸靡夜靡晝復 命平北追亡掩覆撫遠振武 方畧早

授蜚弧先登母敢有後桓桓將士如熊如羆犄角脫距席捲
星馳斧堂鋒蝟一舉滅之 帝曰止矣乃 命班師始排羣
言獨持勝筭 六飛遄征上煩宵旰救民水火伐暴戡亂遂
集大勲 天子之斷狹續分甘加意撫循慰勞 錫予荷澤
惟均去逆效順許以自新量同怙冒 天子之仁 帝赫斯
怒天旋雷動貔貅百萬運籌是總陰山瀚海失險無壅犁庭
絕幕 天子之勇出奇決勝動若夙成信賞必罰人靡有爭
允惟天授洞見羣情日月照臨 天子之明載道凱歌遠揚
聖武師不淹時受天之祐 車駕還京日正當午臣民踴躍
伏迎道左歡聲勝氣徧於九垓繩行沙渡大小畢來爾無我
詐我無爾猜皞皞熙熙里門夜開 帝有 覃恩萬邦咸喜

蕩垢滌瑕與民更始冊勲行賞惟勞是視銘諸太常貽之孫
子非勞曷逸不費曷寧凡此奇績振古莫京多稌多黍甲
銷兵 天子萬壽日恒月升

睢州湯烈婦旌門頌

并序

汪琬

順治十七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臣粹然言睢州諸生湯祖
契妻趙氏值明季李自成之亂賊入祖契家挺刃劫氏將驅
之出氏厲聲呵曰國家何負於若乃至屠割民人羸辱女婦
天誅將降行見磔若曹肉餒飢犬彘曾不愍死尚敢以刀鋸
脅我賊大怒遂刃之以死迄今舉州流傳言發涕下華顛毀
齒一無異辭於是士民某等白其狀於長上諸府若司
道以達於臣臣加覆覈謂宜旌氏門閭用勸流俗臣僅昧死
以聞 天子下其章禮官定議如御史言遂 詔有司遵著
令行事署其門曰節烈之門越康熙十八年氏子侍講某暨
琬俱職禁林具述其母節死始末琬惟我 世祖章皇帝誕

受天命甫定鼎宅土於燕卽 諭臣僚博求明末死事諸臣
凡得二十有三人贈官賜諡有差與古之釋囚封墓者信無
異焉蓋興王尊崇義烈甚隆甚渥於以作新臣庶變易情媮
朔國規模莫先於此然則氏之得與 褒寵豈不宜哉琬忝
史官幸得廁某之後以文字爲職不揣固陋敢造旌門頌一
章授某鏡諸樂石垂示永永其辭曰維 聖建極撫有萬方
武功旣弛文教以張維忠維節爰錫寵章靡遠弗屆靡幽弗
光睢女氏趙來嬪于湯幽閑貞正秉德之常時艱孔棘兇暨
扇殃叫呶紛紜睢人心惟氏也獨否彼兇是抗彼兇何知方
恣狻猖有沫者血卒膏兇鉅維此睢人載謳載颺亦惟睢人
眷言盡傷柱史采之上於明堂 帝曰俞哉是協輿望 朕
豈有愛而不女揚亦惟女私女節則臧乃命睢人伐石崇岡
乃築之基乃樹之坊烏頭雙表絢茲門墻詩美游女實扞暴
強史稱禮宗之死以忼氏也儷之卓然煒煌維 帝女嘉女
節益彰有嵩則高有河則長山摧川竭令聞不亡

灌畦巨井贊

毛先舒

井在北京王公厰側永年申節愍公殉節處也公名佳胤字孔嘉六歲而孤卽特立有節概年三十中進士第歷官至太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近畿聞闖賊薄居庸關且分兵自常山入畿南京師旦夕且危公欲回轅入或止之曰公幸在外且可徐圖進止曷姑緩轡勿與其難可也公奮袂流涕曰京師之不守必矣然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哉遂騎而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不啓者一旬矣公入徧謁諸大臣策畫戰守甚悉俱不省十九城破左右謂公易服易自匿公泣曰我來此何爲者苟避也母寧不入且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家微賤主上不以爲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

安得愛死獨念太安人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逮親不孝
滋大我志決矣顧兩奴守之不去公給之曰我欲有所造至
王公厥有灌畦巨井焉公趨井兩奴急就挽公袖裂公入井
兩奴窺井呼號垂縋要公起公井中仰呼曰汝等歸慰太安
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母過哀也遂沒年四十三華亭卧
子先生爲公傳且云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耻微幸也
是故申蒯返齊左臂斷弘演還衛肝以剖越甲一鳴雍門死
莒穆遇難厲附殉彼如不死固無繩之者也申公出次在郊
入國赴難可謂忠矣定論哉公令子涵光嘗再遺書先舒命
爲公文先舒固陋不肖何足美公顧自念平昔讀書存心仰
止忠孝亦有素矣况辱嘉命敢重違焉爰取灌畦巨井作讚
以昭公死所其辭曰自人觀之謂公亦未繙井而羸其瓶自
我觀之臣底忠貞則有孚元吉而大有成是井也昔以灌畦
以溥斯利今藏毅魄旁薄光氣謂是燭龍之銜照乎而孰知
公精誠之徹乎地熒熒者牀晶晶者水宛焉斯在噫公死矣
錢唐毛先舒拜題

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嚴公傳贊

沈純中

贊曰昔正考父三命茲益恭其鼎銘曰一命而侶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是古之聞人也夫平易近人人必歸之以堯之德猶允恭克讓周公之才猶吐哺捉髮况德與才未若堯與周公者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彼其心知善之無窮思造其極故抑然不自滿假道彌高而心彌下爵愈尊而身愈損豈好爲是過恭哉丁巳之歲純以太史潘公召至都得時謁司徒嚴公公之功益高貌益粹遇士之禮益至純乃益知公之大也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虛則無所不容受而不溢德斯聚矣公之待天下甚親而受天下甚切視天下之人不可使一夫不

得其所善者取之不善者矜之爲謀其道德并謀其衣食是
卽天地生物之心雨露之所濡不擇地而施之無不包含徧
覆其量豈人所易及哉公於余爲父友余客燕都公所以撫
卹之者甚至於其卒也追慕其德故因公之家傳而論次之

遺硯銘

有序

邵遠平

先高祖弘毅先生成漳南時手著三弘錄一曰弘簡二曰弘
道三曰弘藝耄年書成流布未廣曾置良田百畝取息摩印
以傳永久不幸版燬於火書不復行雖子孫衆多清白相繼
無力謀梓康熙乙丑予假歸亟欲新之顧篇帙浩繁頗多缺
失徧從宗族搜訪斷簡殘編一時彙集方謀鏤板忽得遺硯
一方於族人所蓋先生用此著三弘錄者嗚呼歷世六七傳
甲子再週屢經播遷移徙其他遺簪舊笏或亡失不存獨此
硯巋然完好竊嘆烈祖精神眷注於此驚喜拜觀上有鐫識
爲元時僧所藏端溪舊坑其爲宋硯無疑獨是故家大族類
多珍藏聚金石彝器於一室辨歛考圖質之賞鑒家以娛耳

目誇賓客冀垂久遠不過一玩好之微雖秦碑漢鼎亦復何
與人事孰若此硯羹墻寤寐手澤如新若有神靈呵護用能
昭示子孫此真吾家重寶也敬再拜而爲之銘曰六百萬言
出此墨池朝磨夕礪泚筆於茲莫云歲久陟降在斯上勒細
書老僧滄海天目東山禪院鈔買至元元年十月乙亥粵歸
我祖著書滿車三十七載濱海而居譬若友朋晨夕相於厥
名汲綆後人搜討教孝作忠貽謀起草世世子孫永以爲寶

古鼎閣銘

并序

王暉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今之人于其居室
務極侈華凡亭池臺榭樓觀之屬必求其備美而後快問其
宗廟有漠然不知者壽春鄧元昭先生起家名進士致身詞
林其子二人生事死葬已竭其誠而猶歆然若不自慊特建
閣于居室之右崇祀兩先人上事及于王父母萃數世之精
神會于一室甚盛舉也雖然祭器不成于禮不備孝子之心
得母有遺憾歟而天又若重相之一鼎二罇以數千百年之
神物忽自致于數千里之外敬置之閣上以供祭器噫先生
得此豈偶然哉夫人之愛古物也爲祖先謀恒不如爲已謀
其有玩好凡可以娛耳目悅心志者不憚遠求之求之不得

必力爲多方購之幸而得矣或藏燕寢或賂要津欣欣然自
鳴得意聞先生之行其亦知所愧耶予嘗讀祭統曰鼎有銘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
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故曰顯揚先祖
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今先生之記古鼎
閣傳之天下後世使人咸知鄧氏之先積厚流光如此豈非
所謂孝乎鼎罇之外又佐以瓶二槃二灌池楮爐各一身及
子孫具勒名款銖兩輕重盡載於譜豈非所謂順乎且敬告
于後之人曰爾慎愛茲鼎也則必自愛其鼎毋怨恫以貽神
羞豈非所謂教乎君子于是乎嘆先生有禮予讀是記旣美
其所稱又美其所爲而益信寶器之歸歸于有德皆若有天
焉以主之也爰系以銘銘曰美哉輪奐堂構聿新洋洋在上
曰妥先人神所馮儀鼎彝是陳慎爾寶器垂爾子孫億萬斯
年福祿永臻

砥石硯銘

并序

高齡

砥胡其爲硯也質可爲也硯胡爲其銘也遇可紀也世人談硯動曰端溪其次則龍尾鼉磯舍此而外卑卑不足道矣無亦限於識耶余於癸未作客醴陵偶以遣懷閒步馬廐見夫敗垣之下爰有石焉形笏如也色蒼如也質潤如也視其面又窪如也詢之圉人曰此匠斤氏之礪刀石也余命童子易以他石而歸此石於齋中詰朝早起截其銳者而規之確其凹者而坦之宛轉之間遂成一硯試之以墨則烟雲滃起驅之以筆則揮洒裕如卽髯蘇氏所謂澁不留筆滑不拒墨者豈過是哉於是貯以漆匣珍之中笥自楚之黔自黔歸吳凡有吟咏莫不與俱偶於暇日出諸吾郡中丞官舍之小滄浪

亭以示山陰杞園趙子趙子駭然曰有是哉物之識不識人也遇不遇天也爨下之桐柯亭之竹人盡知爲中郎識也然而使之遇中郎者非中郎也嚮使此石不逢吾子則終其身棄於馬廐委於泥沙以供匠氏之斧斤而已尚安得登諸几案以與管城龍賓輩爲友耶推此而論則馬也不可以入天閑乎人也不可以登廟堂乎是不可以不銘余喜而退爰爲之銘曰石也而砥之砥也而硯之誰謂爲之天實成之余心好之吾友異之安得不銘而藏之以俾子孫其實之

自省六戒

于成龍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耻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覲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飢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

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

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况長吏派一錢則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科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

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卽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之

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峴山志

孫金礪

昔人稱吳興山水清遠峴山去郛南獨一二里許狀如盆覆
南北諸峰列若屏障碧湖如鏡浮玉如簪若置几案間巒岫
糾疊松槐蔭翳藹藹浮浮杳忽萬態丹徒鐵崖何公守是郡
予有舊來謁公歷秋而春三時之所值陰晴雨雪風月曉暮
或偕朋儔泛觴聯句或獨披襟坐嘯行吟每見夫老者杖屨
者携徒者舟者走馬者石倚者壁立者席草坐者酒飲者更
相枕者蹴踘者博陸者奕者投壺者角戲者射者釣者彈飛
者逐潛者唱者鼓腹歌者管絃者不期而會嬉游偃蹇于此
山無時無焉詢得此之由咸曰太守何公之蒞郡也廉明豈
弟溫良以讓刑清政簡與民休息征輸有常催科不擾四民
今文大篇十八卷十七

樂業行所無事忻忻然若鳶魚之于天淵涵煦生育與化相
忘嘻異矣襄陽有山曰峴羊祜叔子之所撫治也襄人思其
功烈勒石于亭游觀者所必至金華有山曰二丘晉太守殷
仲堪有惠政金人愛之如叔子因改曰峴考此山舊曰顯山
太守殷康築亭其上暇則出游湖人愛之一如叔子亦改曰
峴或曰以其形似襄陽故曰峴也夫叔子之流風善政澤被
江表襄人思之如此不特襄人思之而或有功德于其地者
援叔子之風以倫類其人以名號其山川入人之深有如是
哉今太守能憂湖人之憂而湖人能樂太守之樂及時之雨
露去後之甘棠近而謳歌遠而起趨知亦猶是也山有窪樽
世傳唐李適之爲別駕時縱飲其中顏平原嘗作李相石尊
詩上有三賢祠爲顏平原蘇文忠王忠文歲時有常祀予以
見湖人之不忘舊德也漢黃霸爲潁川太守外寬內明得吏
民心時吏尚嚴酷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手詔稱揚賜爵關
內侯旋徵爲丞相食邑六百戶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
曰亦旣覯止我心則說太守何公有焉吾知其賜爵食邑如
潁川不遠矣湖之人他日常嬉游偃躄於此山固無異襄陽
羊叔子也山川不益增靈爽也哉予亦安得而不爲之志

猛省文

成性

秋夜不寐委體于筦簟之上顧此六尺思我二人展轉興懷
喟然長歎嗟乎非父母安有此身今有此身又安有父母哉
念此身蔭庇妻子衣食臧獲交往親知卽疎而里閭之人亦
迭有乾餼以相遺問獨我父我母生欲口含痛思身代雖五
內分裂視予而目不瞑如是之勞且至而曾不得我一帛之
溫半菽之養片語之慰然則父母奚樂乎其有子也居恒友
朋相念猶然賦蒹葭佇日月卽偶爾止宿之處猶念其村墟
烟樹不能去懷而以我屬毛離裏之人九原非舍黃壤無家
風雨晦冥之夕寒鴟笑乎松楸野狐走其壙穴雪封華表霜
阻羨門此其爲情殆不止渭北春樹江東暮雲一離索之况

而已爲之子者非賓筵高會卽偃息在床非對局投壺卽徵租築室朝朝而便其身歲歲而謀其子亦曾慮我父我母之死而無知寂寂于南之丘北之壠乎或曰揚名可以顯親奚其憾無論齷齪之名未必揚也卽使主父五鼎蘇秦六印于以自奉則得矣其于父母何與焉昔人有言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夫名之于身猶爲泛泛而况上之能及吾親乎且名莫盛于孔子矣孔子先人葬于五父之衢及長而始知其處前此葬祭缺焉未講無言生事之禮矣後卽世世稱爲聖父終不若曾子養曾皙曾元養曾子爲得天之厚也由此以觀又何有于區區耶嗟乎父母不可得見矣得父母同生之人而敬焉得與我同生于父母之人而愛焉得父

之執母之黨而加吾意焉得父母得使令之人而愛焉得父母平昔所用之物而寓目焉得與父母之面相似庚相同者而致吾繾綣焉凡若此者皆其不得已者也求之而尚不得則慟哭以繼之是又無可如何者也今人有父母在是孔聖人之所不能得而已得之矣有此天幸則以父母所生之身竭力以事父母何憚而不爲何忍而不爲乎且吾未見稱觴上壽有亟于婚兒嫁女者也負土成墳有亟于受命奉檄者也朝暮寢門有亟于遷拜除賀者也更可異者一子則勉而事衆子則交相諉以問安視膳之道竟等于里均都派之徭貧者或紉于時富者欲同于衆致使父母不獲一日之安者有之此尤閭閻至惡之習也古謂行樂當及時秉燭夜遊

吾謂行孝當及時秉燭夜待何也父母之年促而吾身之歲月長也今有貴人于此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汲汲皇皇猶恐不得一當乃嚴君在室慈母在堂呼左而右令東而西何不以諂人之情而爲孝子之心乎是又世俗之可長嘆者也予故連類而竝及之

擬平滇三策

甲寅年二月內作曾呈兩廣督臣金光祖

高能徵

雲貴警至或問吳三桂其成乎曰不成也何以知其不成也夫成王業有三得天一也順人二也據地三也何謂得天如秦二世之時驪山旣修阿房隨建趙高指鹿爲馬李斯阿意督責隋煬帝之時窮兵高麗不恤民事巡幸江南酒色無度若二君者天無警告樂禍忘憂故漢祖唐宗得藉以起今

朝廷明聖留意小民時和年豐少有蠢動天心必告如去歲地震臣不安其位天蓋明示之使知所警矣三桂不察失臣子之節妄意覬覦不得天也何謂順人如漢祖爲義帝發喪唐宗爲除隋暴亂師旣有名人心響應豪傑竝起諸侯景從故雖弱小可以成立今三桂以爲臣則不忠於明矣又叛于

清以爲子則不能生其父矣又不恤其子其舉事也非有拯
民之心倡義之號也特以 皇上撤之不忍富貴患得患失
冒昧而起少知順逆其誰與之不得人也何謂據地如漢高
唐祖之王也必取關中光武魏武之興也必擅河北蓋天下
大勢陝西爲上燕冀次之荆襄又次之建康爲下四川僅自
守耳今三桂不過僅據滇黔此古西南彝之地中國可有可
無者也豈得地哉不得天不順人不據地此吾知其無成也
然則中國其無慮乎曰可慮三桂非若孟獲雍闓蒙氏段氏
之因亂自立不在天下也非若闖賊張獻忠孫可望之烏聚
動於利也非若吳楚七國之王膏梁之子不知兵也身都親
王三十餘年矣強兵健卒集其帳下矣破川取滇常力百戰

而無敗矣糧富而兵精撫有滇黔水西緬甸獠苗數十萬一
旦蹶張胡爲而不慮欲慮之者亦惟謹吾天命順吾人事守
吾要害使不得逞然後聲罪致討出奇制勝不待痛而服矣
或曰子論天人地勢與可慮之間詳矣然則吾之所以謀之
者當何如曰三桂之作亂覲吾未備逞其鴟張利在速動蓋
速動則出人不意出人不意則聲勢震赫所謂先聲奪人者
是矣吾之應之者在乎慎守蓋取天下者陝西爲上彼得陝
西則可以直矚中原荆襄次之彼得荆襄則可以順取江浙
此從古勝地人所必爭彼速則乘我之疎我守則挫彼之銳
彼之銳挫我之守固可以制其死命矣然則今日大兵雲集
不當急討乎曰不宜急也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不得其民

而能勝者也今春雨旣降農事方殷我若出師勢必勞民若不得志吾民先困是自敝也若之何可急况彼在雲南撫諸將久得衆心深今其亂也皆方致其死力以與有成也王師遠來其何可速戰哉不速戰而嚴吾兵固吾守安吾民練吾將士待其氣倦隙生而大軍臨之如摧枯朽矣

或曰王師不宜急戰旣聞命矣子慮三桂之計將何如曰三桂之反必曰天下思故明者多也平靖二王吾同功一體也我首事焉師出而秦楚可動也川可取而甘肅之將可降也平南應則兩粵江西必震靖南應則閩浙江南必搖如此卽不得天下而四分五裂豈不儼然霸國哉王師其奈我何今旣起三閱月餘矣閩廣効忠其計誦一矣秦楚致守川亦不

下其計誦二矣其計旣誦則惟有及其氣之銳也而一戰吾又不戰而慎吾守使彼進不得戰掠無所取欲退則氣衰欲守則氣竭而 朝廷詔書名正其罪懸賞以招其携遣間以貳其衆安丙巨源其人肘腋皆是其不爲吳曦者幾希矣且聞 朝廷歲餉其軍三百餘萬雲貴之糧計之纔數十萬耳彼兵稀則守不足兵益則餉不給我以天下制其弊一二年間欲不內變不可得也爲今之計宜遣一大將軍駐荊州而使楚省之兵屯其要害俾不得逞至於粵西邊黔地者勅其省之兵自守之宜遣一大將軍駐西安一副將軍駐甘肅而使秦省之兵屯其要害俾不得逞至若西川古稱天險亦宜遣一將軍在彼調度而秦晉之師策應之閩廣二王則宜勅

其備海恐鄭逆窺吾有事乘機竊發擾我邊民而益薄民徯
興利除害如粵西派丁之鹽湖廣按戶之夫次第輕之以和
吾民不必別募新兵以妨東作吾兵雖分布皆仍舊饜非有
所增各路之費止取滇餉三百餘萬足矣布置既定而少出
師以撓之使彼備楚則秦師川師撓之備秦則楚師粵師撓
之如伍員爲三師以肄楚知武子三駕而服鄭或明擊或搗
虛因時措宜勿從中制三年之內不斬三桂之首吾不信也
若我悉戰而紛紛益兵民勞農害草竊奸宄伺間而發使彼
得因民則勝負之勢未有所定操廟筭者不可不切計也

今文大篇第十九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晉安林沅芷之叅

題跋書後評

題萬里紀程

汪琬

紀程曷爲而作吾吳孝子黃君向堅端木爲其親作也親者
孰謂謂孝子之父含美先生也先生名某崇禎癸酉舉人明
末知雲南大姚縣以兵阻不得返孝子徒步往尋之故有作
也曷爲謂之紀程孝子之行也始於順治八年冬十二月訖
明年夏六月自吳入滇復自滇奉其親歸吳爲日則二十有
一旬爲道路則二萬五千餘里中間疾風盲雨之嗟懸崖絕

壑深谿危狝之恐山妖木彪猩鼯豺虎與夫獾人猺子盱眙
咋噬之虞烽烟戎馬營壘關隘之警無所不紀未見其親則
憂憂而思既見則喜喜而繼之以泣舉凡家人父子悽傷款
接之情亦無所不紀故謂之紀程也予受其書於徐子禎起
讀之既竟作而問客曰昔文安民王原大理民趙重華皆常
尋親士大夫之賢者亦嘗爲傳爲述以行矣乃今而復見孝
子然則孝子與王趙孰難一客曰王趙難予曰何謂也曰王
趙之違其親或在羈貫或在襁負而其父又細民也所執無
定業所游無定方東西南北茫茫焉俛俛焉故其尋之也難
孝子則不然雖相距萬里而含美先生顧居蠻獠中無恙也
孝子又熟習其親之音容笑貌豈必如王趙者占之以夢沃

之以上導之以異人與予曰否否王趙遭逢承平其往返於
道路也市不晨易犬不夜吠海內一家雖難易也當孝子旁
皇羽檄之間蒲伏無人之境辮髮頂笠言與服俱異繭足鰲
面絕無人色遠方之人視之不猜爲間諜卽譟爲匪類其幸
脫於刀刃劍鋒者僅耳由是觀之雖易難也蓋含美先生之
意亦云爾語未旣一客咲於坐曰子失言矣彼孝子烏問所
謂難易哉大舜克諧稱孝小子胡蓋前之愆亦稱孝文武視
寢問膳稱孝小弁之子窮極而呼天亦稱孝以文武易則文
武不知也以若舜若胡若小弁之子難若舜若胡若小弁不
知也凡爲人子者知其親而已矣方且不自有夫孝也又烏
問所謂難易哉予曰善

跋于山奏牘

武祇通

永寧北溟于公交城奮雲張公暨余三人交最久辛卯春同肄業於會城之崇善寺會城風俗繁華良辰美景嘯歌而管絃者輻輳於寺中三人厭之友人荆雪濤時澤普召三人於城北故晉藩之蓮池東書院晨夕琢磨以希一遇放榜三人俱未雋銳羽而歸各閉其戶戶雖各閉而走札相規依然卯春晤對時丁酉奮雲登賢書余抱病數載北公以巳卯副車出就部選得粵西柳州之羅城假道敝邑枉顧寒廬毅然曰我輩雖無科第分上古之臯夔稷契豈盡科目中人耶我此行絕不以溫飽爲志誓勿昧天理良心四字子夙知我於蓮池書院者敢爲子質言無隱余由其言想其心預信必爲包

孝肅趙清獻司馬溫公海忠介一流人物既而由粵西而蜀而楚而閩巡撫畿輔總制兩江數十年如一日其剛毅自矢不畏強禦則包孝肅也其精白一心可對天地則趙清獻也其安上利下扶危定傾則司馬溫公也易簣之日僅餘竹篋敗筭污衣舊靴銀錢毫無則海忠介之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也所云言顧行行顧言其北公之謂歟嗟乎北公生受 聖天子之褒寵賜詩賜白金賜良馬賜麇魚肉賜銀鼠掛及其歿也 宸翰御書勒石墓上北公亦可含咲九京矣余所不快者天不憖老乘箕太速言念典型爲我心惻三公子佯來計喪貽行述奏牘數冊媿余力薄名微不能表章北公北公亦無俟余表章竊念三十年友誼終不能憖之萬一云爾

然於心幸洪洞彪西范先生彙輯三晉人文敬將北公諸著作轉贈范先生既經收錄於三晉語錄晉國垂棘等書中仍借巨筆立傳以盡余區區之友誼或可以傳北公忠孝廉節之萬一云爾

端溪硯石考跋

陳恭尹

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巖不知也他硯斂則銼墨細則拒墨水巖卽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著水研墨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硯竝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爲硯之數水巖常少於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巖可免此病驟以他硯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硯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巖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朴無文猶將拂拭用之况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於端溪耶固齋所攷剖析辯証已無遺義然予生長廣州相

去不及三百里間數歲一至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
顏色幾足亂真不深心識別鮮不爲所眩惑亦有出自木巖
如固齋所云精華日見不能一執成說者故詳著發墨之妙
於其後購視者熟閱固齋此文更以吾說試之於木巖十不
失一二矣

書左傳後

魏禧

禮者人之情天理之節天子逮匹夫弗能渝焉故棄禮必敗
謙受益知憂知懼免于難故驕且肆必敗敏敗有功勤則不
匱故惰必敗決者事之斷也故需必敗君子不以响响爲仁
不以仡仡爲勇故植婦人之仁衡匹夫之勇必敗重則慎輕
則脫慎固脫離故輕必敗人之有信車之有輪輻也故食其
言必敗止戈爲武故好戰必敗弛武備者張戎心故忘戰必
敗獸困則鬪民困則畔故亟作土木急苛役必敗厚味腊毒
多藏厚亡故掎斂黷貨必敗治國如治病然而用小人足飲
鴆酒以攻疾也故退賢進不肖必敗人有諫臣拂士猶瞽者
有相故愎諫怙過必敗萬物本天人人本祖故蔑祖慢神必敗

人神之主也有德則祥降之無德則妖興故棄人道賢鬼者必敗剛不可惡柔不可弱也是謂一張一弛故過剛必敗過柔必敗民者邦本天地之心故虐用其民必敗傳曰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故謀及婦人以男事女者必敗立國家必正紀綱綱紀不立則其敗也匆匆如崩土而不可維故妻妾嫡庶長幼無紀必敗始進善善緣善始進不善不善緣不善故不豫教必敗四時之序成功者退故涌而不止必敗蠶蠹有毒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故不勤小物惕近必敗厝足之地不出扶集於獨梁則顛矣故不謀遠必敗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故有恃而無備必敗機事不密則害成故疎必敗順天者存逆者亡故翳賢德茂强大必敗一人欲爭則羣起讓則伏是以相讓則有餘爭則不足故爭必敗君子瘖已以瘦人故削人以封殖者必敗親親天之合披其枝者傷其心故疏外骨肉彝同姓必敗天道福善禍淫淫則亂亂則禍生故姦必敗語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自盤固以下無獨君故自用不用人必敗魚不脫於淵利器不可授人故委柄不治者必敗松栢之生薄雲霓立霜雪震風凌雨不什葛蘿施其末則秋風下之故因人成事不自立者必敗出赤心入人腹則人樂死故多疑必敗人心之不同如面焉立于劇驂據其過續之迹而識其面不亦難哉故輕信人必敗凡此之敗未有能一易此者是故及其道則必興

書吳文端公渙亭集後

龔策

策幼侍先大父觀察公典籤座下見太史青門吳先生肅然
入風度嶽如旣去先大父輒云此固所稱鄉望則舊鼎孤林
朝論則冰壺玉尺一代偉人也策以是心嚴先生乃先生亦
偶從清惠張師文字間頗稔予姓名辛未秋偶來京師先生
聞余至喜甚卽假館俾授經季子方是時先生晨夕機庭無
寧晷戴星入漏下二十刻始歸邸歸不解帶卽入館呼余談
且談且飲凡閣中故事朝端近事靡不竟策時以書生感念
國士知輒率胸懷以對退恒自悔先生不以爲妄更加篤焉
一日先生以疾假予叩之榻前先生愀焉停杯不御忽曰唐
臣董晉有言宰相之能否當觀之天下之治亂所論列于上

前不足憑也吾每念及卽淫淫汗下策聞之竦然予不足以知先生妄謂以先生而當先生之時則有二難方輿鼎沸所至成漏舟更兵農交困而不可緝則補綴之難在國勢一時宮府水火隔而左右袒玄黃之戰尤甚于野則調劑之難在人情先生默然中處其間一以和靖寬大御之此先生之苦心應惟先生自知之先生長于立言凡一切摺奏上靡不應其時所解紛如講臣如言職先生一若不與知而人竟未有知之者且也先生丰稜岸直而飲人以和則又自如深謹若不可窺而披瀝肝膈掃絕城府則又自如推人恩私而不尸其德受人謠詠而不明其辨位居上宰好與晚進寒士講鈞禮侃侃大節疎落行一意而入人情事體切靡有遺若夫屏

絕中外交不敢私以暮夜干則始終表裏素絲如先生固遠追富彥國近匹李文清者也究以時不適志鬱鬱告歸策方期常侍杖屨聞所未聞而忽忽歸道山已不可問矣頃浪跡燕山每懷平津舊事則與先生冢孫天相俯仰久之偶偕坐報國松下因論先生古松詩相爲浩嘆天相謬謂予爲先生梓里後進且事先生久命以一言識先生集後余惟蘇和仲八歲知慕范希文以得掛名文字中爲幸予何人敢萬一方和仲乃文正文端兩先生固千古相竝遂不敢辭而書其所見聞以附之

任氏家藏劉誠意札記卷子書後

毛奇齡

予從澹生孝廉觀其所藏先人元禮公與故明劉誠意往來
寓復并誠意投贈卷子深嘆元禮公以處士被元明諸路辟
召掉臂不出矯然超于物乃獨偕天下豪俊一時應運從龍
之彥周旋起居意氣縝密此其聲實必有大超于倫類在也
抑又嘆前人所貽後人守之爲不易而是家獨完葆之甚善
迄觀青嵩所藏卷則益驗元禮公之賢與後人之能世守均
可念矣卷列青田札記及學士蘇伯衡助教張經諸跋按其
語微與史忤似青田當至正癸巳本以行軍叅謀應江浙行
省左丞鐵里帖木爾之辟征海喪師遂自投劾奉其太夫人
避越止元禮廬是札其旣去之謝也又一札有奉別兩載山

寇漸平諸語則又在至正丙申青田復受江浙丞相達識鐵木而之聘諭其鄉青田遂昌縉雲諸寇遲久未效而是年樞密諸使將加之兵故云云則意古來命世者當未遇時其初無一定而與物浮沉若此况乎以庸才而當季世之艱難者乎然則時未可爲而責處者以有爲不可也聞任氏尚藏山堂記稿今青田集所載蕭山任氏山堂記是也又有送元禮東歸序稿似從龍後招元禮京師將予之官而元禮復掉臂歸其卷有高啓王偉諸公送詩予鄉時曾見之至于畫長江風雨圖題端以贈元禮則予未見也名家卷軸守有三難兵革燥濕攙撫不預一友朋愛好傳觀漫患二彼我分拆漸至零落三以前二難則任氏所知也至于三難則一家數藏恐

或不免爲語孝廉其亦合併而傳于勿替可矣同里後學毛姓謹記

書毛夫人殉烈事實後

李延澤

烈婦毛氏遂安方引禩妻父官于汴康熙庚申引禩就婚官署時已得疾結禩後卽出居外館烈婦年甫十七奉湯藥親濯滌數月不解帶未幾引禩歿烈婦從高樓中自投下嘔黑血數升竟不死父母防護益密委曲勸諭始稍進食卽請歸夫家守志依祖姑居布衣長齋清苦自勵日以墓夫爲念庚午十二月三日治墻粗畢卽絕粒不食凡十有九日而死錢唐李子曰余觀古貞姬烈女遭事之變或毀容以全身或決志而殉節出于一時而成千古之令名者有矣乃若殉節不得死積之歲月從容整暇卒以身殉如毛烈婦者蓋未數數見也當烈婦墮樓時自謂必死海內文人競賦墮樓詩傳之

余謂烈婦之死不難墮樓于十年之前而難絕粒于十年之後何則處于勢窮事變義有不得不死雖少知大體者皆可勉焉况烈婦之幼服庭訓通書識大義者哉惟事遠年湮哀毀漸減傍無逼迥之來長守柏舟之搯亦足以完全名節而始終以從死爲恬適秋毫無所顧慮非深篤于道素定于中者不能如是然則烈婦十年中雖長齋繡佛冰雪彌堅而此心固無日不似墮樓時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烈婦之謂歟或謂女婦不忍夫死終身守志可矣何必感慨自殺以爲奇烈余謂不然婦人之殉夫與忠臣烈士之殉君其義一也自古人臣處危難之際祇以一時無堅決之志濡忍因循而苟生受辱者不可勝數今烈婦之死知者以爲難能不知者以爲過中然烈婦特盡其分內事耳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身後名豈暇計哉烈婦爲祥符令鶴觴毛公女翰林渭仁方公媳夫河出崑崙漢從嶠冢其淵源所漸遠矣

二十一史得失評

趙而怵

甚矣史之難也以臣子而議其君父以子孫而斷其祖宗以一人之好惡而定萬類之是非以有限之見聞而綜無窮之言行故曰史之難也蘇老泉曰講詢有盡則弗徧意見先入則多偏野史雜記滋恩怨之口濫述諛碑多故舊之筆好惡或關於時諱否臧或碍于世家此一說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其任此又一說也蓋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若周史佚齊太史列國之董狐史蘓史黜皆其人也周禮宰夫入職有史以贊治原成周有左右史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焉唐宋有起居舍

人著作郎而宰相或兼史官則其官也大約魯史春秋一經孔子之筆足與天地之風雷雨露並垂終古左氏之傳義例不同有足取者後世尊爲經爲傳而不敢目爲史尚已蓋千古作史者斷自龍門昉也司馬遷繼父譚爲太史作史記自黃帝迄漢武世序帝王以十二紀紀歲時以十年表列政事得失以八書叙公侯將相以三十四家志名卿賢士隱逸等以七十列傳詳哉言之矣景成紀及禮樂律書等十篇褚先生不補可也班彪父子因史記作前漢書自高祖以下帝紀凡十二異姓諸侯王以下表凡八志傳凡各十曹大家更爲補葺功不在少孫下師古之註釋猶裴駙之解史紀乎范曄變班馬例作後漢書進諸侯于帝紀增百官于書志觀其與

甥侄書自負良史矣劉昭之補註亦烏可少也陳壽之志三國世譏其帝魏退蜀然依大義而削異端文中子嘗稱之至于司馬公之論謂其叙事有體范曄之論謂其詞多勸戒有益風化又何以解焉晉書向有何法盛等十八家舊本唐太宗命房喬等再加撰次亦一代斐然之作矣南北史成于李延壽當時兩朝分峙人各有史南則沈休文宋書裴子野宋畧江文通齊志蕭子顯齊書姚察父子梁陳二史北則魏收魏書李百藥齊書令狐德芬周史隋書則魏徵總其事同修者顏師古孔穎達也韋述撰唐書劉昫復增減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梁唐以下五代皆有史宋薛居正輩嘗修之矣歐陽永叔以其煩猥失實重加訂正名新五代史宋史作者

不一人李燾有通鑑長編陳仲微有二王本紀陳桎有通鑑續編而揭傒斯宋遼金三史實備諸家說者謂時與歐陽玄同事附玄輩之私情違廉夫之公議何也元史作于胡粹中明洪武間命學士宋濂待制王禕儒士趙憚貝瓊等十四人纂修分紀傳列表志既有成書竝垂史館總而論之史遷得左氏之意而變通之也其爲文也若御馬然危巒絕巘鞭而馳之若駕舟然長風巨浪颿而達之孟堅之論棗城之譏紫陽之斷非也豈俟呂伯恭之論定哉班氏天才不加子長而學問過之似受成于子長而非也辟製衣焉文錦猶是而縫綴異矣常人驚創見而易習聞孟堅所言之事有于龍門一編得之者便以此槩其餘可乎呂東萊擬之以左傳洪容齋

目之以英莖亦未爲過獨是范曄鄭樵紛紛竊議此與受金鬻筆竝爲誣妄蔚宗治陶于遷固者也而謂獨出範圍難矣或稱其簡而且明疎而不漏或稱其類次整齊用律精深然而事多詭譎前後爲贅晁氏陳氏之論有以也三國強弱懸殊雖眉山父子尚爾致疑其間陳氏之不明正統或亦有辭獨奈何銜父怨而薄武侯責贈米而不立傳頗爲可怪晉書文多駢麗有失史裁南北史詳畧不同未必佳史至于休文載裴氏之世惡子野列沈氏之家醜互相詆毀謬矣齊書所載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曾子固謂其文益下是也梁陳二史但爲先世揚名而失實抑又陋矣魏書諂齊而貶魏報楊休之德受爾朱之金附遵彥之勢生絕胤嗣死逢剖

劉天之禍之何其烈也齊書僅存典章周史原非實錄隋書成于唐臣之手能不失實唐書雜出于楊堯臣劉義叟諸家歐陽公以宋祁同事久遂得列名已得讓善之義矣至五代史一書呂方叔謂其最得春秋之法雖司馬子長無以加蓋永叔嘗學春秋于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觀其立傳之例大義劃然何得以晉出帝論似因漢國而發并不爲韓暄眼立傳而少之揭傒斯三史不若陳怪一篇信然明祖踐祚詔修元史甚盛舉也而其文不雅馴豈事涉勝國有微辭耶夫才也學也識也所謂三長也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錄賞罰不中文不勝質所謂五難也褒善貶惡不畏強禦者上也編次勒成鬱爲不刊者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者又其次也所謂三等也拘于時有所諱而不得聘拘于私有所蔽而不得聘拘于勢有所惕而不得聘拘于衆有所制而不得聘所謂四患也前人論之悉矣後之作者有能質以司馬之威而不變如孫盛者耶有能勒以宰相之私而不改如吳兢者耶有能是非必紀善惡必錄以天子臨之而不失其職如褚遂良魏謩者耶元揭傒斯曰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正者然後可以作史蓋甚矣史之難也

今文大篇第二十卷

西河于萊公先生鑒定

錢唐諸匡鼎虎男選
思州許之獬直菴叅

祭文 哀辭

祭諸麟倩文

毛先舒

錢唐隱君麟倩諸先生歿某等以某月日會哭先生于喪次而陳詞曰德莫大於孝福莫先於壽先生古孝子也而嗇於壽故于先生之歿君子不能無疑于天道焉先生死已五十有七不為甚天而竟先張太夫人也夫天不必壽先生猶可言也不使孝子之得終其孝不可問也夫人孰不事親也乃先生之孝有甚異焉非先生之孝之難能也有以得乎太夫

人者必非夫人之所能者。人情莫不欲子有其匹也。婦人尤甚。先生壯年喪其嘉耦，遂不取晨夕周旋者。太夫人之几案牀榻也。太夫人安之，不以鰥病子。豈唯安之，且不能亡先生也。是必有以得乎太夫人者也。人情莫不欲子貴。先生才尤高。太夫人尤祈之，乃先生甫過壯，一朝謝干祿。太夫人又安之，且曰：與女偕也。是必有以得乎太夫人者也。且人亡不愛少子，也在老婦尤甚。太夫人有三少子，皆善事太夫人。而太夫人一飲一啜，樂與斑白之老子共之。是何也是故。太夫人之于先生也，一衣綻則授鍼，縷于先生，先生必跪縫之。太夫人忘乎先生之非婦也，息營而色愉，戰勝而貌澤，如大享者。大夫忘乎先生之非貴也，太夫人驩則先生爲嬰兒見之。

笑。太夫人愁則先生爲孺子之泣，太夫人忘乎先生之已老大也。然則先生古孝子也。奪之年而使弗克終事太夫人者，天也。而先生奚罪焉。甚矣天之不可問也。雖然，先生有二令子。九鼎匡鼎則先生雖歿猶生也。是固能終先生之孝以善事太夫人者也。是又將使太夫人忘乎子喪者也。豈惟使太夫人忘乎子喪，且將偕婦與貴長少竝進于太夫人側，以事太夫人。使太夫人開口笑曰：是有加乎吾子之未亡也。夫先生之孝亡可加也，而使太夫人爲有加也者，是先生之善貽謀以終事乎太夫人者也。故曰：先生雖歿猶生也。是某等所以哭先生于喪次，而又爲先生慶爲九鼎匡鼎，祝以爲孝子之必有福。嗚呼尚饗。

哭萊陽姜公崑山歸君文

魏禧

壬子冬予自吳門歸癸丑八月病傷寒十月驟頭風發欲死十二月又發枕上得姜勉中學在計始知尊先生死矣淚微下輒頭痛不敢哭旣又得歸子元公凶信明年甲寅三月水莊擁曝軒落成乃爲位白衣冠以哭書曰明遺臣如農姜公位不書官公志也稍降書曰明處士元公歸君位哭上香獻酒三四拜訖以寓錢藉文而焚其文曰

嗚呼天不賴斯人一老不憇遺哀哉公忠孝大節山以東大江南北衣裳之士人人能言公僑吳趨閉門不揖客禧客吳越先達高門亦不自通名紙聞公賢桐城方密之先生與禧篤相別青原山曰子之吳門不可不見姜公也出寸紙書坊

屋屬母忘禧迺先到公門公欣然跣履接之每過必具饌予
畏酒好甜食必設寒飢滑糖每酒具必招元公三人者談竟
日去或便宿水樓意志顛倒歌哭雜有故公與禧相結深嗚
呼世之能言公者未必如禧之知公也禧樸遯元公不羈胸
中少世上人公竝與親密元公嘗自刻乾坤一布衣語爲方
三寸石印印草稿上墨注其下曰吾往年刻此今見江西魏
叔子當轉手贈矣元公卒未贈禧印然禧嘗過元公翻其稿
得見之色怵惕不敢當未嘗不自喜爲元公知也元公善病
又使酒罵人吳中人時時說其死復時時見元公吳中禧將
歸元公持羊羹脯魚酒一尊過禧南樓開三面窗瞻眺雲樹
日相見幾何君遽去飲不盡歡若不勝情者時元公益羸瘠

氣息不壯予私謂僕夫曰歸先生豈其不再見耶及行又出
贈詩蓋贈予詩凡三矣而再拜請曰先太僕刻集有成子其
跋之貽我遂去不復見而公聞禧歸有日數使仲子邀宿止
先是禧言束裝行公輒涕泣或失聲氣逆上禧有揚州童奴
曰阿邗甚忠慧嘗從禧之公食飲公一日引前撫其頭曰阿
邗汝主人歸吾亦不知何日得見汝也又泣下禧亦相與泣
嗚呼豈知禧遂果不再見公耶甲寅九月阿邗死禧甚傷之
爲墓記及此事益念公忽忽時淚下公之別禧也棹小舟獨
送禧於許墅關上握手再拜痛哭久之他日過禧寓門有高
樓及春長風千里之詩公二子寄公年譜屬作傳并寫公懷
贈諸詩文然禧在吳時公皆未嘗出示今禧病因傳公未遽

成所跋太僕集度書至元公已死五六月慚負生死不止車
過腹痛廼者事變杳至元黃交野公元公又皆不及見江生
曰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況死生之際大
矣嗚呼豈不痛哉

祭亡妹周節婦文

董 閻

嗚呼人固有生而榮以樂者亦有始悴而終榮或始榮而終
悴者於其死也猶致哀焉况乎終其身於孤寡愁苦中如我
妹者而今竟死矣能不哀哉嗚呼我妹年七歲而喪我母伶
仃無所恃外大母痛我母之亡而憐我妹也招而撫之時我
年十歲與我妹別相對哭竟夜親朋在室者皆爲感泣我妹
在外大母家中表姊妹或與嬉遊我妹戚戚自悲不欲偕往
又不敢哭泣以傷外大母心嗚呼孤苦至矣年十四許字諸
生周欽哉之次子楚望楚望少嗣於叔母李夫人夫人年十
九而孀矢死守貞家業盡爲伯氏傾廢惟紡績以撫其嗣子
迄於成立我妹年十八而歸之雖其家甚貧然楚望固雋才

而更重其姑爲節婦也我與伯兄偕往送之且語我妹曰汝幼失母今汝姑爲節婦志甚苦汝事之宜如事我母乃可以安汝姑心而并可以慰我母九京之心矣我妹含淚而應曰唯唯敬受兄命歸告我父無念我也安貧約操井曰雍雍相敬人謂其有孟光風閱二年生一女又閱二年生一子其姑樂甚曰周氏今有後不負我二十年來苦志矣姑益憐恤我妹而我妹益敬事姑固忘其爲家之貧也亡何昊天不弔楚望與子偕疾作時我妹以省父來家卽流涕而歸且泣謂我曰妹今歸兄必來視我恐我夫與子一旦有不測也越旬日我往視之楚望與子俱疾革楚望張目拱手而言曰我子死我今亦必死矣我母賴有舅氏在爾妹我不能顧也我女爾

妹惟兄是賴我慰之曰爾無憂是我之責也言畢楚望之子死楚望遂舉手伸足長歎而絕嗚呼一時之內子死焉而夫又死焉我妹亦悲慟欲絕我泣語曰汝死誰事汝姑汝未可以死也我妹仰視姑淚盈盈下嗚咽不能語嗚呼我妹年二十五而寡矣周氏竟無後矣以苦節如李夫人而不得遂其志矣哀哉兩寡相依旦暮哭泣姑憐恤我妹如女而我妹敬事姑如母不忍一日離也及服除我謂我妹曰汝事姑禮也但筑筑無告我遠隔百里外不能爲汝朝夕謀汝姑且歸李氏資其賢內姪以待老汝歸與汝嫂相依汝女卽爲我女以如楚望志於是我妹言歸歲時與姑相見必相持而哭其後率以爲常我自壬子公車癸丑繫官於京師四年無一日不

念汝有信歸卽問汝及丙辰秋我乞假歸與汝相見我念我
母而哭汝亦哭汝蓋哭我母因哭其夫與子且并哭其不得
奉事姑也至丁巳我以飢驅往江西汝亦辭我而歸省姑遂
得嘔血疾嗚呼是淚盡而繼以血也勉強醫藥奄息二年至
今夏而遂不起矣我妹泣謂我曰我今必死矣我十年來所
以不死者以不敢捨我姑且我女亦未知所適今我生而三
年不得見姑是雖生而離也我女已爲兄女且適賀氏子可
以成立我當從我母與我夫於地下我今必死矣遣人迎我
姑來拜謝而訣我死後必歸葬我我聞其言而痛之然不意
我妹之遂死也七月四日迎其姑至我妹泣謂姑曰我疾甚
恐朝夕死不得見姑今姑來我死矣但我不能送我姑而姑
反視我死未能瞑目也死而歸葬我兄已言之矣姑其招我
魂而歸乎依依半月至二十晚禮佛以絕嗚呼痛哉我妹蓋
死于節死于孝也終其身于孤寡愁苦中者也旣殮三日我
與伯兄送汝柩於周氏之墓且歸汝魂以從姑而成汝志將
擇吉而與楚望合葬也嗚呼痛哉始我與伯兄送汝而語汝
汝含淚而應之今我與伯兄含淚而告汝之靈汝其知之乎
嗚呼哀哉

祭長姊文

許承家

嗚呼余姊已矣余兄弟哭余姊自大異於他人哭余姊然而無異也余姊大節如天之有辰象地之有嶽瀆人之有龍比天下莫不見之亦莫不得而言之卽兄若弟無異詞也然人知余姊之節不知余姊之所以成是節者終未易言也余姊適吳興宗二十六而孀姑與太姑兩世亦不幸早孀且與姊夫先後相繼死又先業中落貧無一錢而遺女一人男二人女僅七歲男僅六歲三歲當是時吳氏不絕如帶姊欲死吳氏孤誰與撫者欲生則無可生于是先大人俾抱其孤子女于歸而余姊之長號擗踊天地爲之震動鬼神因之愁慘者固不可以一二常情測也無何吳先世之死者殯殯者葬矣

女長適人爲人之母久矣兩孤能自樹立今生子且讀書爲
文人矣而回思數十年中如夢如逃如隔世又如放舟行大
海茫無津涘倏忽燦風怒雨驚雷急電竝至而水獸怪異又
隱見出沒若將噬人未幾而雷電止風雨和舟亦漸抵畔岸
而返問其何以至此則惟相視愕然咋舌而不能下也嗚呼
余姊之苦節如是是豈人之所知抑豈人之所能言哉而今
也卒不幸而至于死禮弟兄爲姊妹未嫁期旣嫁大功謂旣
嫁則情少疎也若余姊嫁未幾復歸時兩大人具在坐同席
食同噐有事則相訴樂則相懽哀則相對泣如是且數十年
然則今日爲期之服也則非禮爲功則又失禮之意奈之
何哉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矣而弗除也曰吾寡兄弟弗忍

也豈余多兄弟而遂忍乎哉嗚呼余等與姊骨肉聚處誠可
謂久矣先是數遭變亂徙于江寧于寧之灣沚亦未嘗一日
離也離則自兩孤成室始耳乃月必數見見或笑語或大哭
猶歷歷若頃刻事而不意其奄忽以死雖然姊之節如辰象
如嶽瀆如人之有龍比是死猶生也乃余痛不自己者國家
旌節之典鄉里上之有司有司上之大吏大吏上之天子然
其中訪察之自上與疏舉之自下亦大非無故矣以余姊大
節凜凜而有司不知何況大吏然由其子孫卑賤無力致鄉
里之舉而余兄弟又不能請于當路而表著之是則余兄弟
之罪也然褒于生前不若揚于沒後異日尚書姊之狀而請
之姊其許我乎哉嗚呼音容旣邈肴酒空陳欲如向者之坐

同席食同器已不可得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五嫂文

張聖佐

嗚呼何天竟奪我五嫂之速耶何五嫂一旦而竟長往耶我與五嫂分雖嫂叔情如母子語云長嫂爲母信而有徵矣憶余年十有六時先中丞巡撫晚江偕先慈鮑太夫人在任五嫂侍奉王母王太夫人在都門時余家鼎盛伯母金太夫人亦隨伯父巡撫江右家中尚有孀母丘太恭人五嫂追隨太恭人侍奉王太夫人在堂曲盡孝道無不得其歡心及余迎娶進都時五嫂抱病在床雖展轉枕蓆間然酬應禮儀井井有條纖悉不苟暨余完姻以後五嫂扶病督率妯娌溫淨定省愈加慎飭族黨無不推爲女師至於綜理家政姻戚里黨吉凶往來解衣推食毫無倦容也未幾五兄欣奉恩綸出

守澂江時余佟太夫人年近古稀五嫂願留京邸侍奉太夫人曰吾膝前尚有他婦汝子孫林立鞠育昏嫁惟汝是賴強之再三嫂乃哭泣而別及涖任維以廉謹相勗績紀御屏不數年五兄以循卓膺擢青州憲副道出黔中經思州府署五嫂與余婦執手咲語勉勵相夫成名余婦深爲敬佩其言丙子夏余奉旨引見量移西川出都門經五兄官署見五嫂勞畫家務條緒有方含飴弄孫督之向學勉兄勤敏吏治山左民風爲之不變客春五兄恭膺召見擢以滇臬至初冬舟經漢江余迎兄嫂進署余每謂五嫂子孫盈庭白首偕老早膺封誥珈服輝煌但體抱清羸藥餌不離力勸且安息楚署萬里崎嶇免致跋涉嫂念五兄年將六旬不忍令其獨

行余綣念兄嫂寒冬雨雪不遑驅馳命男棠隨伴進滇庶慰懸懸臨行嫂謂余曰我此來原擬與媻重聚一罄家庭之情話不幸媻先我而去矣淚泫泫嗚咽不已撫吾男褊極憐愛之因摩其頂曰是姪幼而失母今已從師習學矣實余所倦倦耳今年九月望日男棠自滇歸備述伯母體雖委頓尚可支吾且四月間得一曾孫欣喜異常精神倍昔定獲遐齡之兆余私祝五嫂有子有孫復有曾孫上白余王母王太夫人至五嫂之曾孫已六世矣皆五嫂所身歷况閨中齊耦天涯共對庶幾稍慰萬里之宦遊乎將來五兄倘得屏翰內地重過武昌使吾男之在襁褓者得五嫂再爲教誨之吾女之未成立者得五嫂再爲提携之亦家門之樂事也不意仲冬二

十七日有閭使自滇署來細悉五嫂已于九月二十四日病歿矣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至臘月十七日家人周璉到接五兄信果云五嫂于九月二十四日竟溘然長逝矣悲乎痛哉以五兄之仁厚積德而不得夫妻偕老乎以五嫂之貞靜勤勞而不克年週花甲乎將所謂蒼蒼者果何在乎痛念我自有室以來受五嫂之殷殷指示者三十餘載今嫂病不能親奉湯藥斂則不能視其含飯歿則不能憑棺哭奠我其有愧於爲叔也耶今特遣家人四合賫捧香楮牲酒爲文以告奠於五嫂柩前靈其有知庶其來奉一七勺嗚呼哀哉尚饗

宋季子哀詞

高珩

余讀宋季子壙志而心惻者久之是又子安文考之故事而司命之方醉者也季子名著字錦含爲商丘文康公相國之孫而刑部郎牧仲子也生而岐嶷淳厚至性通識茲未能具述數歲時與諸兄以小過觸牧仲怒將杖之祖母趙宜人爲之言季子慙慙諸兄長跪請杖曰杖則心安否是不受教也其後牧仲權贛州關欲革船稅每年可省商人數千金吏胥咸阻之季子從傍曰吏不過八人商則千萬人與其八人悅何若千萬悅耶牧仲感其言毅然行之又嘗和牧仲詩云駘蕩輕風日欲斜雲烟縹緲接平沙舟人指點江天外朶朶芙蓉是九華今刻之雙江唱和集中輕盈欲舞是何減子京迴

風半面詩即秀而不實可慨矣叔向林宗以一言而識然明
賞孟敏君平以寒食一詩見遇人主煜煜千秋豈在多乎季
子何辜蘭摧玉折遂已忽忽九泉下蓋二十一歲亡耳余無
宿命通何能達其故徒傷天道無知耳聊倣楚招以寄吾意
牧仲未嘗來請也口有煒國華是宜光昌宜造於家宜救於
邦何展如之人分甫發軔而蹶飛黃彼駑駘之永年兮服玉
輅而騰驤天球碎而如雪分珺珙薦於明堂蓋大鈞之夢夢
兮誰能叩闔闔而訴九陽念鉏商之歿瑞兮徒泣下而沾裳
蓋古今之同恨兮抱侘傺以無疆命琬琰以摛詞兮拭貞珉
而有光

張孝廉哀辭

陳玉璣

張孝廉諱壇字步青杭州仁和人曾祖諱濂嘉靖戊辰進士
官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祖諱杞隆慶庚午舉人父諱蔚然
天啓辛酉舉人福安知縣步青曰吾王父以進士起家而吾
祖以孝廉終吾父又以孝廉不得已仕生平每以爲歉予小
子勉乎哉嗚呼推步青之志豈可量耶 世祖章皇帝擴清
科目自丁酉之後世之懷才負能者皆發奮爲雄由是步青
循例入太學越歲庚子果舉孝廉步青幼孤事母盡孝道交
朋友以信能爲詩歌古文明聞於長安時余亦以太學生舉
孝廉者竊喜是科之有聞人而余得廁名於其後也辛丑予
與步青皆下第還江南所歷名山勝跡步青必停車感慨留

之不忍去往往形諸咏歌以舒其磊落不平之氣嗚呼推步
青之志豈可量耶予與步青家雖隔五六百里然離卒不半
歲至于書劄往還一兩月未嘗絕朋友之情未有如吾兩人
者丁未步青復下第流涕而語予曰吾母老矣思得微祿之
養而不可得近例復得授廣文吾其仕乎旣而拂然曰奈何
就此嗚呼推步青之志豈可量耶而不幸死矣步青母夫人
年七十方請長安公卿介辭爲壽得詩文數百篇喜曰吾庶
幾藉是歸爲母榮也嗚呼不幸死矣然吾聞步青死之日長
安公卿走弔哭泣不絕數日且相與經紀其後事各歛貲若
千金拏舟令其奴子扶櫬歸嗚呼步青其可以無憾矣回思
予與步青初舉孝廉時名園高會飲酒歡呼如保定黃愛九
甲鼎溧陽史天章唐無爲朱卿山前詔皆意氣相得歡好無
間乃數年以來愛九以訟死天章以嘔血死卿山舉進士未
得官死予方嘆故交零落悲從中來不謂今日又哭吾步青
也步青已官教授吾猶稱孝廉者從步青志也

族子處默哀辭

汪琬

處默諱譚舉人鄰幾公之孫也年二十餘以孝友聞於家以文章著於鄉黨不幸中寒疾死其族父琬在京師聞之哭焉而慟先是予爲諸生處默嘗延致予執弟子禮甚謹處默家有園一區號爲名勝其林鬱然而邃其池泓然而深予數偕處默履行其間相與撫喬木酌流泉采雜華之紛糝玩鳴鳥之覘睨間以講道論藝談諧甚適未嘗不移日忘返也未幾予客游松陵遂連取科第而最後處默亦中副榜第一人是歲予適家居亟往看處默處默因遂醉予以酒已復行至園中予乘醉戲指示處默曰某徑可竹某所可亭可臺若盍亟成之異日子與若皆退休當復晨夕游從於此言未竟處默

視予而咲且曰幸甚蓋予以遠大期處默者如此今其已矣
造化之生人也或美而秀或頑鈍而佻險此非天爲之也所
謂物之不齊是也然秀者美者多夭折而頑者鈍者佻且儉
者常壽考豈造化所欲殞滅者專在秀美而其所欲長養培
植者反在頑鈍佻險之屬與不然以處默之才而遽至於死
何也處默頽然長身爲人勃發有英氣及爲文章亦然予求
其所以夭折者卒不得焉使天少假之年則處默之所成就
豈復可量哉今顧不幸若是予其能已於哀乎遂之爲辭曰
質美兮材良緬馳騁兮康莊何中道兮踈足齋遺恨兮茫茫
之子南兮羌北泝山川兮阻長視飯含兮不可遂眇天末兮
悲且傷愚者壽兮賢者殤命不猶兮將誰望羌不知所歸咎

兮姑致嘆於彼倉

圖

朝同
藏書

書